

重廣註揚子法言序

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
論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
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
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
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疊疊而爲已
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
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



之箋言而三百廓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
 作亞聖之譏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為
 之題頗詳真經有范叔明為之解甚悉惟法
 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荅
 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為之註然愈
 略於毛公之為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
 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
 如五聲十二律面友戰
 悖之類甚顯而反釋之
 理尚秘者則虛焉如

頤之孝書與經同雉噫秦繆孤蟪不
 闕文者
 臆臘褐博沒齒之類甚秘而反闕之
 弗能正
 如象人所不能
 類
 譌字者乃無辯
 如聖
 干作不
 至於言不詁
 如瘡傷
 而事不屬
 如遷
 斷參辰
 議失旨
 如風不再實錄多愛周人
 而
 舉失類
 如擊劍北賊莽
 已什其手是使楊氏
 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豫也故康成
 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
 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

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于後仍條其舊以爲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巾笥爲詒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尤溪縣事宋咸序

進重廣註揚子法言表

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羣儒多註書而顯氏矧邁會昌之日敢忘釋詁之勤願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旣沒微言即淪並行者非先王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綱盡弛民極都焚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

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
篇如楊倞之箋荀旨大決宦奧靡留洞疑惟
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秘而淵雖李
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
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
詮釋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
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
昧唐陸德明云註既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

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効官
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
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
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況愚夫之
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

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
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
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俾加於采正在小說

之異因忽於棄遺臣是敢前冒

邦刑仰干

天聽終篇稱善儻巫

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
廣註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
昧死詣

東上閣門投進以

聞臣驥犯

宸嚴無任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
佐郎宋咸表

司馬溫公註揚子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爲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後之立言者莫

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
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爲定論也孟子之文直
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唯
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爲諸子而忽
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爲之註唐柳州刺史
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

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
畢上之又

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
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鏤
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
皆嘗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
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
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
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故
相宋公庠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爲精

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爲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爲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爲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爲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與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揚子篇目

學行

吾子

脩身

問道

問神

問明

寡見

五百

先知

重黎

淵騫

君子

孝至

重黎篇或問渾天曰落下閔營之鮮于安人
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違也請問蓋天
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後漢張衡傳衡字
平子善機巧尤致思之天文陰陽歷算安帝
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召拜郎中遷爲太史
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
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注漢名臣蔡邕曰
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

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
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
得其精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論
曰崔爰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
化注撰碑文也

本朝元祐初蘇公頌進儀象狀曰古人測候
天數其法有二一曰渾天儀規天矩地機隱
於內上布經躔以日星行度察寒暑進退如
張衡渾天開元水運銅渾是也二曰銅候儀
今新舊渾儀翰林天文院與太史局所用是
也又案吳中常侍王蕃之渾天儀者羲和之
舊器積代相傳謂之機衡其爲用也以察三
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

以布星辰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詳此則渾
天儀銅渾儀之外又有渾天象凡三器也由
是而言古人候天具此三器乃能盡妙云云
見新儀象法要

新纂門目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一



李乾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顏師古曰舛相背大氏詆

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顏曰

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攪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火高反其字從乎。光曰光謂氏下脫不字雖

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



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
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
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為十三卷顏曰誤與撰同象論
語號曰法言

學行篇咸曰自誠而明聖人而已明誠以降
光曰一行讀如字凡書中好惡長少難易將相
使令說樂焉邪之類兩音易辯者惟於始見
音之後可以意求不復
再出或可疑則更音之
天降生民倥侗顛蒙倥侗無知也顛蒙頑愚
也○祕曰倥侗未有所

成顛固而蒙昧也○光曰倥音恣于情性觸
空侗音同又音通顛與專同
用聰明不開閤塞之謂○祕曰不能訓諸理
事訓導○咸曰理猶道也言天民蠢闇故教諸
道以開明之也○祕曰於是聖人貴學乃訓
以仁義禮智撰學行祕曰撰撰述也古或通
信之正理撰學行用夫人自有聰明天命
非學則不能啓發故
謀道常以學為先
學行之上也祕曰夫學者所以為道者也率
性行道表則後世學之上也
言之次也也○光曰能辯醇疵發成謨訓學之次
教人又其次也咸曰行性而言訕可以為師
矣故又居其次○祕曰欲廣

其業以覺後覺學之又其次也。○光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為人故又為其次咸無焉為眾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為下矣。○祕曰三者無一斯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衆人矣

學已乎光曰好呼報切下可以音求者皆不音做此曰未之好也

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然後為學哉。○光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好學者修已之道無羨於彼有羨者皆非好學也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在也。○祕曰天也

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祕曰信智

而贊述之駕說者也其如將復駕其所說則道豈不在茲大儒也

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寶其口木質其

仲尼常在矣。○宗元曰金口木舌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祕曰金口木舌

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儒比木鐸而宣揚之也語曰天將以夫子為

木鐸書曰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孔安國曰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光曰

復扶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言性有能否不

由於學故為無益。○祕曰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或言學無益也其如人之質稟受已定

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

不礪不錯焉攸用礪錯石名也咸曰揚子善
思矣何無益焉猶夫刀玉非磨而琢之則安
能成割圭璋之用○光曰礪虛紅切焉於虔
切雖有良金以為刀不礪則不能斷割雖有
美玉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
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咸曰性雖否學則得
在其中矣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
其知之一也此之謂矣○秘曰學而至道質
性愈全○光曰金玉二物苟礪而錯之隨其
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學以成
德愚者學以寡過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
豈得謂之無益也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
已○咸曰揚子既誘之矣如其不從則任其
止焉不欲以能彊人也○祕曰止焉則止也

○光曰不學則盡其天質而止矣不能復進
益光大也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
斲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
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螟蠅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
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
螟蠅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
尼又速於是○咸曰螟蠅桑蟲也螺贏蒲蘆
也桑蟲子始生而蒲蘆取之於木空中七日
祝而化之以變為已子殪者謂其始生未有
形性殪然如死故始可以祝而變之○祕曰
詩草木疏云螟蠅桑上青蟲螺贏細腰蜂言
螟蠅與螺贏異類殪而祝之以成其子矧仲
尼之聖七十子之賢教而誨之豈不速哉○

光曰音冥燻音零學以治之祕曰治

思以精之祕曰精朋友以磨之切磋琢磨

改譚名譽以崇之身揚名不倦以終之祕曰自

可謂好學也已矣行之不可謂不好也孔子

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

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咸

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羿棄弓良去

策般擲斧而習之也誰曰非乎言實非也○

輸般業巧者也聖人有教無類使射御工巧

各捨其業而時習之誰其非之○光曰音義

曰逢薄紅切般音班按它書逢蒙或作蠡蒙

有過人者鄉使捨其術而習聖人之道烏有

不可或曰此名也咸曰周孔彼名也咸曰羿

般之處一焉而已矣咸曰或人見揚子并論

一故揚荅以下文○祕曰或人謂曰川有瀆

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賢之

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

且天不可升也○咸曰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

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

名之或人問般昇周孔之名如一揚以川有
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昇之徒猶山川周
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
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
揚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註不能辨但
後誤文以為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
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儻謂揚此文以
嶽瀆為易踰不足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
四瀆為非矣揚豈首尾自相反如是邪○秘
曰周孔類子之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
一而已昇逢蒙良般之蕪如山川高而且大
者甚衆人所能踰也○光曰吳宋本作衆人
所能踰音義曰俗本脫○或問世言鑄金金可
不字諸本皆有今從之

鑄歟此問○秘曰或人謂三品之金皆可鑄
者甚衆人所能踰也○光曰吳宋本作衆人
所能踰音義曰俗本脫○或問世言鑄金金可
不字諸本皆有今從之

為黃曰吾聞覲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曰
揚子以或者非問之問故或曰人可鑄歟曰
答以鑄人○光曰覲見也

孔子鑄顏淵矣鑄之令殆庶幾○光曰借問
而教之乃庶幾於聖人化或人踰爾曰盲哉
他物為黃金何以異此

問鑄金得鑄人金而得鑄人富莫大焉利莫
重焉○秘曰或人悟盲問妖妄之鑄學者所
金得具體之鑄人○光曰踰于六切以脩性也
禮智信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

也學則正否則邪秘曰其性禮者其事視其
性智者其事聽其性義者

其事言其性仁者其事貌其性信者其事思
 學焉則本性正不學則逐物移而天理滅○
 光曰五事人皆有之不學則隨物而遷不得其正
 師哉師哉桐子之
 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
 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為人所知之時制命
 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咸曰桐當為侗字之
 誤也雄自序學行云空侗顯蒙此曰侗子者
 取是義也不當作桐木之桐註依誤文訓為
 洞無所據焉○秘曰此章言學為王者之事
 須師道之訓以正幼主之命也歎而言之重
 其事也桐子太甲也大甲太丁之子既立不
 用伊尹之訓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處仁遷
 義以聽其訓已歸亳復政百姓以寧書曰既
 往背師保之訓是也伊尹指師哉太甲言桐
 子者蓋當王莽輔孺子嬰之世其辭文其旨

遠也孝至篇曰勤勞則過於阿衡皆其類歟
 ○光曰桐當為侗音同又音通侗未成器之
 人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
 也得其人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
 而師之不少矣傷夫欲為而不得其道者多矣○秘
 道者多矣○光曰師者一閔之市不勝異意
 先正已而後能正人一閔之市不勝異意
 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咸曰閔
 然○光曰閔下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閔
 降切勝音升一閔之市不勝異說焉一閔
 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
 必失貴

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秘曰一
 猶言一卷也一卷市之小人意各殊必立質
 人以平之一卷書之少人說各異必立師氏
 以正之周禮質人中士二人鄭云質平也主
 平定物價者師氏中大夫一人鄭云師
 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光曰平皮命切習乎
 習歎歎所玩習○光曰以習非之勝是也咸曰
 異端之術○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羌
 戎之俗以焚尸為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
 小道者亦况習是之勝非乎咸曰是謂正經
 類於此光曰宋吳本作烏呼音義
 人之道明則於戲光曰宋吳本作烏呼音義
 異端自息矣於戲曰上音烏下音乎又許宜
 切學者審其是而已矣秘曰習也習乎習誠慎其

於五經也况習五經以勝於諸子乎學者詳
 審而已矣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
 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或曰焉知是而習之
 之者尚以過於五經秘曰道家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光曰
 亦非儒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光曰
 也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大小之相形高
 曰眾說之小所見者小也○光曰人苟盡學
 心於聖人之道則眾說之不足學易知矣學
 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
 仲尼皇皇其已久矣秘曰儒學者本聖人之
 道聖人之道乃王者之
 事故二帝三王孔子汲汲皇皇焉其來久矣
 荀子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

西王國新序子夏對哀公曰堯學於君壽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禮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學紀官也樂記曰唯丘之聞諸萇弘學樂也君疇君壽史或作尹壽一也○光曰仲尼雖或問進於道曰水不王乃所學則王道也

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光曰為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後仕○祕曰盈科則漸進也○光日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君子之學不務博而務精不務知而務行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

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祕曰鴻漸于陵水流就下其漸一也○光曰鴻避寒而就溫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夾起直上必以漸而至高學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猶水請問木漸○祕曰易曰漸而後進也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據道義為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日新○祕曰巽木上長木漸於上水流就下其漸亦一也○光曰本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脩身而家齊國治然十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案後進也

者歟

斧藻猶刻柄丹楹之飾案檯也。祕曰

文飾也

鳥獸觸其情者也

祕曰無

衆人則異乎

祕曰衆人有禮義之別所以異

賢人則異衆

人矣

奉宣訓誨而已蓋言其有明誠之性而異衆

人。祕曰賢者述之異於

聖人則異賢人矣

衆人。光曰能循禮義

制立禮教。成曰聖人豈特但止制立禮教

而已蓋言其生而知之又異賢人。祕曰聖

人作之異於賢人禮義之作有以矣夫

言訓其豈徒哉。成曰聖賢以鳥獸雌雄無常觸

情則動故作禮義使衆人自別誠有旨焉。

祕曰聖人制作禮義使人自人而不學雖無

別於鳥獸豈強為之教哉

人而不學雖無

憂如禽何

是以聖人作經禮以教人使人以

學禮義之經雖夷曠而無憂柰如

學者所以

求為君子也

習其文而已

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有其志而猶或不

安能立其業。祕曰求

睠驥之馬亦驥之乘

也睠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光曰乘繩證切

曰顏徒易乎睠之則是

難至。光曰易以鼓

切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

矣曰正考甫宋宣公之臣慕正考甫作魯頌○秘

之卿士尹吉甫深於詩教作大雅崧高烝民

二篇以頌湯之盛德昭公七公子奚斯常晞

正考甫矣秘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

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栢有芻

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光曰揚子

欲晞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咸曰書謂諸傳

斯作閔官之詩故云然如不欲晞則已矣如

也言此等書宗道與經所同也而世不尚咸

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

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論

語爾雅荀孟之類治之可乎曰可咸曰揚以

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之○秘曰凡諸書

與五經同而時世不尚未列于學官者治之

可乎書謂若左氏傳古或人啞爾笑曰須以

文尚書毛詩樂記之類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

漢之明經必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

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

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須以發策決

列于學科者易則施孟梁丘京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慶氏春秋則公穀王莽置周官博士曰大人之學餘不在焉○光曰啞於革切

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

咸曰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利而非為道也故揚以君子小人正之或

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秘曰或人以書不

猶耕獵不得獲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饗亦耕獵乎

是獲饗也耕獵如此利莫大焉○秘吾不覩

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咸曰參辰二星名晉

史董因曰公子重耳以辰出而參入言重耳

以驪姬之難出晉當辰於外十九年入晉當

參也以參辰出沒不相比如列而重耳象之終

免其禍得出處之正故君子不器乃遷善之

法也禮曰安安而能遷鄭康成曰舅犯與姜

氏醉重耳而行近之是多其可遷則遷為遷

善之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秘曰參辰二星

義也二途不同迹是以君子貴捨惡而遷善者聖

人徒也書曰推狂克念作聖○光曰比皮志

切參辰所以不相近者以定居其所不能相

就也君子則不然能去惡而遷善去惡遷善

而不息則為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歸之不已

聖人之徒矣

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

日語曰今女畫畫止也○光曰惡鳥路切百川亦海之類而小故曰學海百川動而不息故至於海丘陵止而不進故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鷓斯羣行啄穀喻人黨比游晏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祕曰鷓斯鴨鷓小而多羣言頻頻黨比之人甚於鴨鷓之羣徒好賊稻梁而已矣○光曰鷓羊茹切人而不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耗糧食何以異於野鳥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匿怨伸耻面朋揚子之所譏○光曰言朋友當以誠心相與切磋琢磨不可心知其非而不告但外貌相媚悅等居遊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

圭之富

祕曰白圭周人也名丹字圭亦曰丹圭趨時若猛獸鷲鳥之發天下言治

生者祖白圭言揚子一厘一區不如丹圭之富

曰吾聞先生相與言

則以仁與義

咸曰先生有道之稱

市井相與

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

祕曰彼利我義言當以義○光曰宋吳本

作如其富如其義音義曰俗或曰先生生無

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

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

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

惟義所在○祕曰生事之以禮不必豐也死葬之以禮不必厚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

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或曰其財斯之謂禮○光曰養皆余亮切

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猗頓曰

用監鹽起魯之富者言猗頓之富是謂能養顏子簞瓢是為餒矣○光曰猗於離切或人

以為顏氏之親曰彼以其粗以飲饌顏以其

精以承順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顏其

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

正顏以承順顏色正而不回顏豈劣哉○光曰粗于胡切養體為相養志為精驕亂爭疾

為邪屢空不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

量也○光曰紆朱之美服懷金之重寶以為樂

貴者之服下章言富不足慕此曰紆朱懷金

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樂至

內足不紆朱懷金之樂也外假於金珠外物

爾乃說樂也○祕曰顏子樂或曰請問屢空

之內言欲以此義嘲揚子也○咸曰或人以揚

屢空為難非以朝揚子之意也○祕曰顏子

屢空何為樂內○光曰言顏子貧賤家資屢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

秘曰顏得孔子而臻于道所以樂也非此雖得天下豈顏子之樂哉然亦有苦

乎光曰顏雖樂孔子之道豈能不以貧賤為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

咸曰言顏之所苦無他焉惟苦孔子之道卓然耳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秘曰顏子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光曰李本作顏苦孔之卓之至也今從宋吳本

或人瞿然咸曰瞿然猶駭也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

樂也歟秘曰瞿疾視貌或本作懼祇當為祇何適之所以為樂哉推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光曰瞿音句祇音支孔子之道至高顏子悅而慕之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

所以為樂也

術業無心顏淵秘曰言有教立道此外無心無心者顏淵是也○光曰音義曰天復本心作止今從李宋吳本言教立道者當以仲尼為心學術業者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

當以顏淵為心

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咸曰或人疑孔顏之故對以下文為可學也○秘曰據曰未之思

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

顏之徒誰止焉

誰止焉

顏之徒

誰止焉

誰止焉

誰止焉

誰止焉

揚子法言卷一

三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二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吾子篇

咸曰人既裕乎學也則吾道有歸焉故次之學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

禮樂備也。先曰宋本迄作訖今從李吳本迄

許訖切顏曰周

然後誕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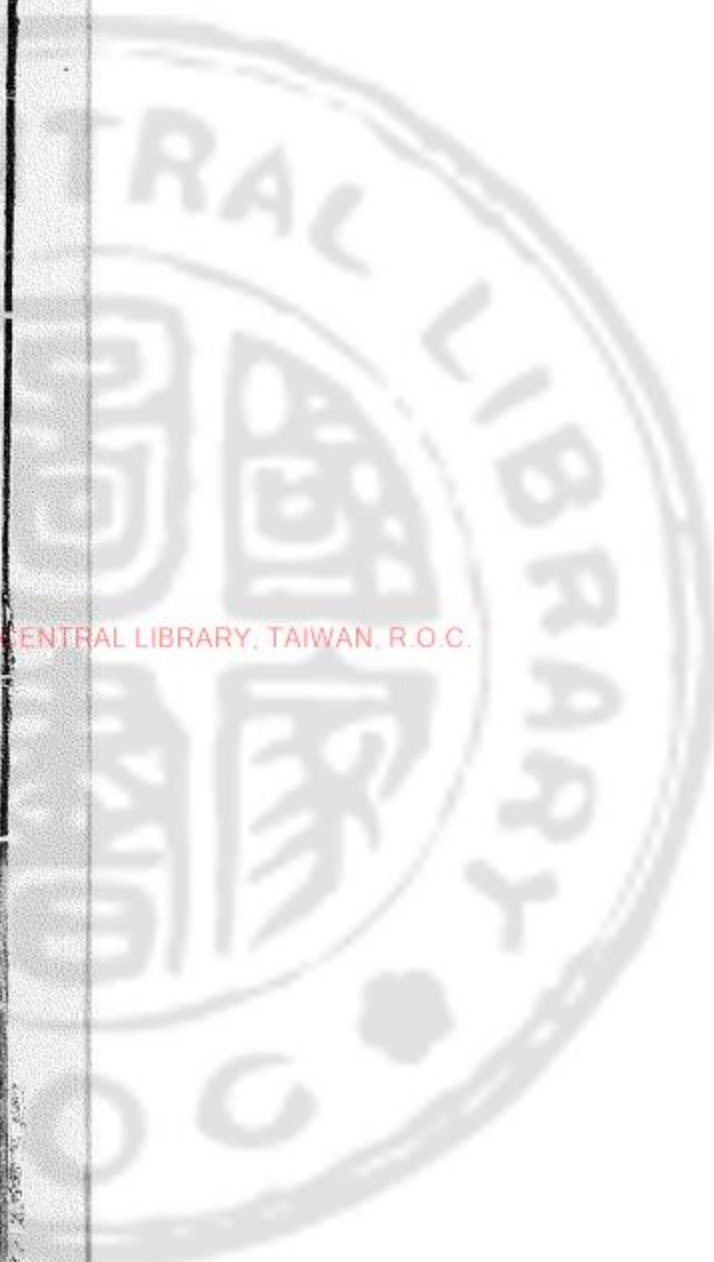
諸子應時而作詭世之言矣。祕曰

迄至也一本作訖誕大也章明也周孔之後

禮樂大明。先曰漢書及李本然作終今從

宋吳

乖離咸曰然後誕章乖離當為一句言



於道今註於誕章文下釋之隔諸子秘曰異
 乖離二字於下句甚失其義諸子端起乃
 乖離於圖徽家貴此聖人坦蕩之夷路賤彼百
 諸子矣家雜穢之邪徑○咸曰徽善也
 諸子謂吾道之諸子也言詭誕之章乖離於
 道諸子當圖其善而學之戒夫習者也○秘
 曰圖謀也徽美也辨其異端而謀其誤吾子
 徽美○先曰漢書作圖徽今從諸家誤吾子
 尚而不知其正者正之先曰貴道德抑浮辭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咸曰初子雲好辭賦嘗
 顧嘗好辭賦作四賦○光曰然童子彫蟲篆
 曰少詩照切下可以意求曰然童子彫蟲篆
 刻少年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悔作之也○咸
 曰漢儒之賦古

詩之流尚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矧乎今之
 賦也猶倡言優戲之具尔作之者作宜愧焉
 ○秘曰其文彫刻非法度所存賢人或曰賦
 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或曰賦
 可以諷平駭歎之聲也○秘曰言賦將以諷
 牆填塹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之類如相
 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
 咸曰此正文正宜有曰字諸本並無蓋脫之
 也○秘曰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靡麗之辭然
 後諷之有正如其不已迺復成勸言不正也
 ○光曰宋吳本無或曰霧縠之組麗
 曰字今從李本言可好
 曰組織纖麗○光曰時人以爲曰女工之蠹
 賦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悅目

矣亂秀毅雖麗靈害女工辭賦雖巧或劍客論

曰劍可以愛身言擊劍可以諷諭勸人也○祕曰劍

利器可以防愛其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擊

劍使人狴犴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或亂○咸

曰狴犴當作狴字之誤也狴犴牢獄也劍客之

論謂劍可以衛身揚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

道故對之以為若使擊劍可衛身則因固之

牢有三木之威囚者多恭豈使人多禮乎言

不能也蓋特沮其劍術尔今註文與好賦相

聯段解之復以狴犴為擊劍之形貌又以狴

作狴犴矣○祕曰狴犴牢獄也言劍之威人

莫敢犯豈牢獄之威使人多禮乎狴或作狴

古今字尔○光曰狴邊字切或作狴又匹迷

切犴音岸人在牢獄之中不得動搖因謂之

多禮不知其已陷危辱之地不若不入牢獄

之為善也劍雖可以衛身不若以或問景差

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

祕曰景差唐勒宋玉楚大夫枚

乘漢都尉善賦者也○光曰必也淫言無

正也○祕曰麗以淫淫則柰何曰詩人之

賦麗以則陳威儀正法則○咸曰詩人之賦

賦雅有辭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

咸曰辭人之賦猶景唐之流○祕曰覽者已

立法則辭人徒誇誕過實不可為法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

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秘曰升堂入室必以

聖人之道藝文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篇○光曰言其無益或問蒼蠅

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紫亂朱之義也紅即朱也蓋正色焉紫間色焉

故語曰惡紫之亂朱○秘曰明視問鄭衛之

似秘曰似曰聰聽正色鄭衛似雅音皆人所難辨唯聰明者

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秘曰善視師曠善聽今不

曰亦精之而已矣秘曰世有如之何視聽哉

朱曠亦精專而已矣○光曰言精心以或問

求之則真偽易辨不必朱曠之視聽也

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

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也○秘曰

凡樂交用五聲十二律分雅分鄭何也○光

曰交俱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鄭俱談道德而有是有非何也

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

者大雅之章也多而哇者淫鄭之聲也謂之

宮商溫雅失之矣○秘曰哇淫聲也五聲聲

也聲成文謂之音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

氣成象而和樂生焉雅也姦聲感人而逆氣

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生焉鄭也○請問本

曰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

入也說平和平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正則雜

入也說平和平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正則雜

○祕曰黃鐘為音律之本以生之中正之聲

以平和之舉是鄭衛流僻之音不能入也

揚摧大舉也○光曰宋吳本確作確今從李

本確堅貌黃鐘為律本聖人為道本諸子猶

鄭衛也學道者稽諸聖人慨以中正或曰女

確然堅固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

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

也書惡淫辭之澠法度也咸曰澠亂也○祕

澠亂正法屈原曰澠其泥而揚其波○光曰

澠古忽切亂也諸子以浮靡之辭逞其巧辯

汨亂道真人多悅而或問屈原智乎元曰屈

感之以陷於非僻

曰如玉如瑩如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

天命審行廢如玉之瑩磨而不磷今屈方逐

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咸曰非

也言原事楚王入則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

客方正盡忠義有瑕汗如玉之瑩矣然為上

官大夫子蘭之讒卒以放逐是為丹青所變

矣復不能計窮達之命自沈而死是智不足

矣丹青喻讒○祕曰原負明正之資本為楚

之忠臣如玉如瑩也被上官大夫子蘭之毀

不能捨之則藏遂著文華流于後世迺為楚

之辭臣爰變丹青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

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先曰音義曰

瑩音營又音榮又烏定切石次玉者玉瑩喻

清潔丹青喻有文采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之美而不能樂天知命悲憂憤懣至於自沉不足言也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

貴事實賤虛辭事勝辭則伉咸曰事有餘而辭不足則質矣

○祕曰尚事實事勝辭則伉咸曰事有餘而辭不足則質矣

○祕曰質勝文則伉直抗當作伉古或通用

史記曰子路志伉直○光曰伉口浪切伉謂伉直伉直者質之謂也音辭勝事則賦咸曰義曰伉健也一音苦杏切辭勝事則賦揚子前云辭久之賦麗以淫此謂事不足而辭有餘是傷之淫華如辭人賦爾下註謂賦頌者虛過非也○祕曰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據當時賦之賦事辭稱則經辭美少則聽聲者位直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祕曰文質彬彬

○光曰稱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夸毗之尺證切

之固言皆藻飾之為非篤實之真○咸曰足當為足恭之足法言準論語故有足言足容也若以充足呼之則未可為夸毗戚施之義也○祕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足言也容止可觀足容也言也容也為有德之文藻矣○充曰足子預切如字足言善辭令足容盛威儀有德則為文章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無德則為澆偽

法法歟祕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之辯者其法法歟書十四篇以為法是法歟莊子曰公孫龍辯曰斷木為棊椀革為鞞亦皆有法焉者之徒

咸曰言棊鞞雖鄙技亦法也公孫龍之法類此○祕曰椀當為椀椀刮摩也棊鞞戲具器

用之未者尚有制度詭辭無法而為法哉○
光曰斷音短梳舊本作梳音緩又音款○宋
曰梳當作梳胡官切從木誤也梳刮摩也言
刮摩皮革以為鞣○光曰梳當作梳梳呼願
切所以塞履也以毛植革而為鞣
言圍碁蹋鞠亦皆有法以取勝
不合乎先

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

必以仁義○秘曰言書不合乎禹湯文武之法者君子不以為法也觀書者譬

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崩施也况

介丘乎咸曰邈迤猶卑眇也介小也○光曰

紙切施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

乎咸曰惡沱猶淺末也○秘曰介大也惡讀

如川澤納汗之汗言升東嶽而觀則知眾

山之連延已卑矣况大丘乎浮滄海而觀則

知江河之濁小矣况竭澤乎猶習五經而觀

則諸子已小矣况詭辭以為法乎爾雅謂河

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郭云潛流地中汨

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涸滯宜其黃濁詩云

江有沱諭江水大沱水小郭云此故止水別

出耳○光曰惡音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

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無棄常珍而嗜乎

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秘曰惡委大聖而好

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秘曰諸子若惠施

安也公孫龍莊老申商

秘曰諸子若惠施

安也

類之山崕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

入矣崕谷也。秘曰：崕宜讀如陘，陘山中絕之徑不可勝由矣。

面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

好矣光曰：崕戶經切又口耕切如諸子之

言不可入於道也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秘曰

正門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

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秘曰：或曰：子亦由

哉吾獨有不戶哉戶哉言斯戶也豈它也

之字故欲學之秘曰：蒼頡曰史乎史乎愈

於妄闕也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知

史類故曰史乎史乎猶勝於或曰有人焉自

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

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

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戰

戰秘曰忘其皮之虎也羊假虎皮見豺則戰

○光曰音義曰天復本草作揚今從諸家本

說音悅君子小人必臨利害然後見其真

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

同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有文章而次虎者

人文之六者其文炳煥也君子次之其文蔚盛也辯人狸別其文萃

也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狸變則豹

祕曰辯人睇君豹變則虎虎豈然也亦循循

然善誘人也○祕曰君子睇聖人亦聖人之

徒○光曰言三者皆有文章顧其質不同耳

若能變更其質去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

也彼取此孰禦焉好說而不

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

木鐸也不見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聽也

則說鈴也何所擇乎聽也

無淫何所淫乎擇則亂淫則辟穢亂聽有淫

侈則邪僻○祕曰口有擇言則是非相亂聽

不正則入乎邪僻○光曰辟音僻擇謂言雜

是非淫謂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咸曰吳

聽入邪哆子反名不孝韓非述荀卿卒聞刑名○祕曰

多脣下垂貌亦謂其言不正也猶辭賦本欲

諷以正道而其辭以邪哆矣未有述邪哆而

稍正也咸曰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

正道○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作稍正道今從

諸家本言習聖道而陷於異端者有矣未有

易子卷三

習異端而入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
言較然
於聖道者也
秘曰孔子之道已試之效且易
或曰童而習
知也
○光曰較音覺易以較反
或曰童而習
之白紛如也
言皓首猶亂
○秘曰紛如亂而
白首而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
後能言
也
○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不詐詐者以正教人
也
○秘曰孔子之道已較而易知猶夾谷齊
人于會孔子以正言却之不姦姦也互鄉童
子請見孔子以絜已與之不詐詐也
○光曰
孔子之道以正化姦以誠去詐故較易也諸
儒估卑以為博多訊以為辯是以姦敵姦以
詐勝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
詐也

姦姦者以姦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
○咸曰
非也聖人之不以姦欺姦不以詐欺詐雖堅
子皆知之矣豈特楊子言而後辯哉夫不姦
姦者謂不姦其姦知懲惡與惡之義不詐詐
者謂不詐其詐如闕文之類
○秘曰如使姦
以敵姦詐以拒詐學者雖有耳目安得而正
之也
○光曰已之耳目
多聞則守之以約
所
尚不能正焉能正人
多聞則守之以約
所
簡要
○秘曰百家
多見則守之以卓
所觀廣
之聞守之以經
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曰衆言之見
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守之以聖
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少聞無約要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
○秘曰
不聞詭辭何以表經旨之約不見小說何以
知聖道之卓
○光曰約謂綠衣三百色如之
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

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

綠衣雖有三百

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以禦冬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祕曰綠衣非正色

紵絮非純綿雖多不益於實用猶詭辭小說不益於正理○光曰如習非者雖博而無益

也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

祕曰居敬而行簡光

曰簡則要而易守也

祕曰一以貫之

炳而易見也

必曰

坦然明白法而易言也

○祕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明曰有制度可言也

震風凌雨

凌暴曰暴雨

然後知夏屋之為旰幪

也夏大也旰幪蓋覆也○光曰吳本旰作旰音荒今從李宋木旰莫經普耕二切又音

并又音萍

虞政虞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郭郭

也郭郭限內外禦茲充聖人崇仁義止愆違○祕曰聖人也道能遠暴虐○光曰聖人

之道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治亦宜亂亦宜如郭郭可以自衛也

古者楊墨塞

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咸曰墨翟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

為之是兼愛也然無親疎之別楊朱之道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之是為已也然為已乃

獨善其身兼愛獨善俱偏於道而教授其徒以亂天下是塞聖人之路者也然為已猶得

不毀傷之義無親疎之別大為不可故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

而已矣此孟子闢之之辭也○祕曰楊朱墨翟之橫議充塞聖人之正路孟子辯而開之

靡然無復塞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後

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後

之塞路者有矣祕曰若韓莊竊自比於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

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

聖光曰折之設切下同萬物各狀雖殊其性

於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音鳥曰在則人

亡則書祕曰其統一也

脩身篇咸曰吾道之學先諸身者

事有本真祕曰凡事有本陳施于意動不克

咸克能咸皆咸曰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

故曰不本諸身自求之義祕曰言陳施之

在脩身光曰咸感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化

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偽內無

本真不能正己以正誤脩身而祕曰內充至理

物故當先本諸身也而行止出處皆

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祕曰矯思猶正思

箱也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

必中矣無敵於天下。○祕曰事得其宜之謂

宜莫定也。○光人之性也善惡混混雜也。荀

子曰。性惡。孟子以為人性善而揚子以為人性雜

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流厥義

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

之言。該兩家之論。反覆於是。俱暢。○祕曰。天

命之謂性。性命之初。善惡兼全。故赤子之生

七情未著。而先有號笑喜怒。喜怒哀怒者。善惡之

端也。是正性。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

惡人。所謂混也。○咸曰。孔子云。中人以上。可

上智與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則是人有上

中下三品矣。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

引之。而不可以引之。而上下之主者。可以引

之。而上下亦可以引之。而下也。故上主者。堯舜

是也。夏禹后稷。與之為善。則行。絲驩堯欲引

而下。為主者。桀紂是也。飛廉惡來。與之為惡。則行

比于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

不可與為善也。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

隰朋。則霸。用豎貂。子牙。則亂。今揚子之意。謂

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

性惡。是論下品矣。而論上品。故於此。謂人

則為惡人。觀其文。是止言中品之性。明矣。非

易

三

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邪得非賈誼所謂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者邪故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矣○祕曰習與性成○光曰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猶陰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而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為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

教矣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疇其藜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粱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王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信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心之謂也顧人所擇而脩之何如耳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

後交

必脩身交

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

無所不

曰貨珍者價必倍猶如身脩者交必賢謀善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光曰先成已道然後接

君子之所慎言禮書

慎言無口過慎禮

慎言無口過慎禮

兼之於書○祕曰慎言榮辱之主慎上交不禮有則安無則危慎書習是勝非

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

光曰宋吳本有為作爲友今從

李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

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

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但當順天

自然之道理而無所逆○祕曰易曰各從其類

小人之交謂之好大而不好高

而不為高不高矣

祕曰譬如為山未

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

觀聖道然後知諸子

人之道彌高而知止於異習者居卑也哉○

若仰觀聖人之道則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

邵也

邵高也公儀休為魯相婦織於室遣去

舒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

高美○光曰董仲舒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

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此所以為高不使見

易二卷三

共一

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儔誰○咸曰明謂

○祕曰休舒明而且剛故能爾儔誰也或曰仁

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祕曰可處義路也

○祕曰可以安處禮服也○祕曰可智燭也信符也

○祕曰可以安處燭也○祕曰可以照物符契也

○祕曰可以照察信如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祕曰發

道有意哉○祕曰謂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

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祕曰惡乎自畫○

○祕曰按孟子無此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咸曰言當以仲

已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咸曰言出

○咸曰言出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咸曰言出

○咸曰言出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咸曰言出

○咸曰言出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咸曰言出

○咸曰言出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咸曰言出

○咸曰言出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咸曰言出

○咸曰言出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咸曰言出

至於索塗冥行而已矣。○祕曰：熒光也。熒魂神光精萃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抑宗元云：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於是杖適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張晏云：葦者蔭之白皮，埴地也。○光曰：歷切，挑也。埴，常職切。索，山責切。人學於聖人，然後能立，猶日之資於日月，然後能視也。或脩身而不由聖人，則為棄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為棄目矣。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今從李本行，下孟反，下可以意求。

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必可有觀也。○祕曰：非禮不好，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咸曰：冒禁必多，故罪至矣。貌輕則招辱，咸曰：人必易好輕。則招淫也。咸曰：嗜其邪，禮多儀，威儀也。或曰：日吳不食肉，肉必乾，日吳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史音古，或作賈。○咸曰：論語云：質宜如史，字音古，非也。○祕曰：野謂朴野，史謂文勝其質。○光曰：李本史作賈，音古，音義曰。

賈人街齋過實今從吳宋本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

然後山雌之肥其意得乎咸曰山雌之肥由

君子之樂由其守道遇時之貴○光曰言山

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者以其飲啄遊處得

意也○諭君子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咸曰

也此譏顏回之一簞一瓢已甚瘠矣何自得

之有○祕曰臞瘠也簞瓢之臞何以不改其

樂○光曰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

臞其俱切以手摔菹茹也○祕曰邦有道富且貴樂也

閭闔在上簞瓢摔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咸曰

忽切百官牛羊若千鈞之輕烏獲力也○光曰

堯之所養舜也○光曰粹在

之樂顏氏德也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

樂德盛也○祕曰烏獲秦之力士千

鈞之輕○祕曰或問犁

牛之鞞與玄駢之鞞有以異乎咸曰犁牛雜

也駢赤也鞞皮亦猶色也或問犧牛有不純

之色與黑赤之色皆牛也豈有異乎○祕曰

犁雜色玄駢也駢赤也皮去毛曰

曰同言其

為牛一也故曰同然則何以不犁也咸曰言

○祕曰毛附則異然則何以不犁也既為牛

之同而宗廟何取玄駢而不用犁也○祕曰

祭祀之牲取駢而何不用犁也語曰犁牛

祭

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光曰
或者言凡人顧其中心何如耳何必外貌之
禮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祕曰致
文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孝于宗
廟山川貴純色也如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
而不敢用犁也如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
犁不犁也割羊義見易○咸曰罷當為饗字
色可矣故犁與不犁皆用之○祕曰如為賓
客師旅之牲安問色之雜不雜也罷以禮罷
之犒餉之鄉飲酒義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鄭康成云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光曰割苦
圭切惡哀都切音義曰罷音疲勞也揚子以
為若欲為君子則不可無禮文若欲為衆人
則何必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
禮文也

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
儒行定公問君使臣臣事曰魯未能好問仲
君之類○光曰鮮息淺切曰魯未能好問仲
尼故也咸曰夫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
魯不用其言非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
好而問之也或謂咸曰自平王東遷周衰劇矣故仲尼
矣降王黍離詩於國風明其不能復雅政而
齊等於邦君也而揚子謂魯人好問仲尼則
但能使魯作東周不亦易乎曰不然也孔子
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言當復興
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也豈仲尼但能作平
王之道哉今揚子之意謂使魯能好問仲尼
則魯亦可尊樹王室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

之地爾豈止使魯如平王之衰邪學或問人者宜辨之○光曰興周道於東方

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

引諸門乎秘曰韓非莊周本俱學於老子者也今人惟知韓非言法而不知其

本韓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故曰韓莊之書門謂孔子之門○光曰宋本門作問今從李吳

本曰在夷貉則引之秘曰韓莊之書使人不知禮鄭衛之音使人不

知樂禮樂之不存倚門牆則麾之咸曰麾去在壘貉則引之也

非同貫不亦甚乎感者甚衆敢問何謂也曰莊雖借喻以為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

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位既失中兩不與耳

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

嫌乎又問自此已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

莊生者何也答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

以貫之應近而已○光曰貉毋百切言夷貉

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愈於在門牆者也

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

轉上為下捨本逐末者是可惜○秘曰上衣下裳惜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為諸子也○光

曰上曰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

人之正道今乃絃鄭衛誦韓莊聖道未成而

更於邪僻聖人耳不順乎非惟正口不隸乎

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隸習○秘曰無聽不是無言不善隸習也言不俟習○光曰

至切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

言衆人無擇焉觸情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言則

富貴不義而生○秘曰志賢者曰義達其義以

在苟求富貴貪生而已○秘曰惟義所在義也者聖人曰神神德也○咸行

○秘曰惟義所在義也者○秘曰惟義所在義也者聖人曰神神德也○咸行

曰天神應乎萬變聖人如之豈止益於德也○咸行

而已○秘曰神猶道也荀子曰道出乎一曷謂一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謂聖人觀

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觀觀乎

乎賢人則見衆人光曰賢人能為人所觀乎觀乎

聖人則見賢人光曰卓爾有觀乎天地則見觀乎

聖人秘曰天地之道聖人管之聖人之道賢

天地聖人之所取法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已從賢人好天下

已正聖人好已師秘曰欲廣其道○光天下天下

有三檢光曰檢猶衆人用家檢○光曰所

安利者不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光曰光曰

出其家編於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觸情

○秘曰不性其情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禮者禮者

○光曰如禽獸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禮者禮者

人之所履義者人之所宜○光由於獨智入由於

曰宋吳本人作仁今從李本由於獨智入

自聖門祕曰上智也○光曰生而知之獨或

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禔安○祕曰禔福也

曰禔是支社奚曰其為中也弘深中者心志

也重也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外威儀也

法也○祕曰心志廣深而儀形肅括斯士之

肆福也括猶檢括也○光曰弘深不淺露肅括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愾之有

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愾大惡也○祕曰悔

過吝生乎分元愾大惡也○光曰愾徒對切慎上士之耳訓平德訓下士之耳訓

乎已苟或令人頓已○祕曰上士好德聞言

不慙行不耻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

不耻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祕曰

言焉而不慙於言行焉而不耻於行雖聖人

猶畏憚之○光曰人之言行無可慙耻

者是全德之人也故維聖人猶敬憚焉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二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三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問道篇

咸曰身平克脩道乃可議故次之脩身

芒芒大道

洪荒混茫之初○咸曰大道統言聖人之道芒芒者大之稱也注以

混茫之初釋之可乎○光曰漢書及李本大作天今從宋吳本昔在聖考人作萬物觀伏犧肇畫八卦六位成章○咸曰昔在聖考者言此大道並古先聖人考制之猶周公作禮樂仲尼刪詩書之義故篇中皆統論堯舜文王仲尼之事復有非老莊之識



注獨指伏義畫卦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
 以解之不亦謬乎咸曰言履聖人之道罕有
 得中然後利見○咸曰言履聖人之道罕有
 得諸正者如門人之眾其殆庶幾者惟顏子
 而已今言失中不及者猶師也過商也不及
 之義爾故禮尊中庸書貴皇極此之謂也注
 以二五解之甚非類矣彼二五者言一時居
 位安危之象此統講中庸之理相去異焉學
 者辨之○秘曰大道芒芒然惟聖人考之遂
 明大中之制是以河出圖也大易明二五之
 中洛出書也洪範貴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孔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為人也不可姦罔咸曰中而
 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罔所及○光曰姦謂侵壞罔謂誣罔
 言聖人大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
 誤問道

秘曰世以虛無湛寂為道之本而求乎洪荒
 夷曠之理不知天地聖人貴乎大中自然之
 道○光曰尊道德
 禮樂黜老莊申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

曰無不通者言道之施也無所不通注謂萬
 物由之以通與正文相反矣○秘曰道貫三
 才合仁與義而或曰可以適他歟言道既可
 言之無不通也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
 咸曰他猶邪也曲也言既云聖人之道無不
 通亦可以通邪曲之方曰適堯舜文王者為
 乎○秘曰他異端也

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

或問道

光曰宋吳本無道字今從李本

曰道若塗若川車航

混混不捨晝夜

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咸曰上答以正而不

他或人以為川塗之道皆曲而不正何車航之行晝夜不息言諸子雜說亦可適於聖

理也今下無答文者蓋鄙其不論教故不對之也法言諸如此類者數雖問答皆出於子

雲然其立事重制理當為之然也或曰焉得學者辨之注殊不明其旨何以哉

直道而由諸

塗川皆形曲也此因形以取譬咸曰非也或人知揚罪以曲

道而不答故曰而復請之以為安得直道而從之也○秘曰譬如塗川皆曲而車航不捨

晝夜何所擇得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直道而由乎

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秘曰塗雖曲而通海

由之可也猶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故揚墨歸儒受之而已莊周申

韓漸諸篇則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顏閔其如台

乎大解曲道歸正之義○咸曰上既止答以

謂曲事可通聖道乎今下無答文者亦鄙其

問之失而不可對之也夫聖人無不正也安有

曲事而能通之哉注費其旨以謂大解曲道

通歸正義深失之矣○秘曰或人喻其旨也

事謂異端之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焉得

直道及事雖曲上皆無或曰二字今從李宋

吳本揚子設為或人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

不可無之於一身。夫道以導之。咸曰導達也。

祕曰合譬一身。夫道以導之。咸曰導達也。

達矣。德以得之。咸曰有德則仁以人之。咸曰有

必歸之。○光曰義以宜之。咸曰有義則禮以

仁者人道之常。義以宜之。咸曰有義則禮以

體之。咸曰有禮則天也。五者人之天性。○祕

也。○光曰天性合則渾離則散。光曰渾戶昆

自然不可增損。合則渾離則散。切五者合而

言之則渾而為一。隨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

事言之則渾而為五。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

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美備則混為聖

統仁義禮德故謂之道。人統四體故謂之人

可合而不離其身乃全也。韓吏部曰老子之

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或

私言也。其不全哉。○光曰闕一則不成人。或

問德表。祕曰問德之的然為天下表者。○光

外者曰莫知作上作下。樂為下之。苦。○咸曰

何如。曰莫知作上作下。樂為下之。苦。○咸曰

而民得於此奚其知

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

由之不可使知之威儀三千不可盡詳哉故

禮不下庶人蓋上既行而下能效則民得之

矣何制之知焉○祕曰禮亦然○光曰德者

得也有德者行禮於上而民各得其所於下

人自為善豈知邪或曰孰若無禮而德

治化之所自邪或曰或者以為禮體也人而

而專任德○光曰或用繁文之禮曰禮體也人而

曷若專脩德安用繁文之禮曰禮體也人而

無禮焉以為德何能立德○祕曰譬人無體

非人也何由為德○光或問天曰吾於天歟

曰言禮者德之體也或問天曰吾於天歟

見無為之為矣咸曰謂不言而四時行萬物

散雨潤日烜山止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

澤說而萬物生焉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

祕曰莊子曰彫刻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

衆形而不為巧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

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咸曰言萬彙紛錯得

禮俱道也老子以仁義禮別為一端以至崇
道德薄仁義非禮學故無取焉耳揚子言老
子者皆據虛無二篇而言也嘗試之家語稽
孔子問禮於老聃是與聖人之道同也故曾
子問有記孔子聞諸老聃藏羣廟之主取羣
廟之主以從迎四廟之主出入必蹕之類老
聃云又稱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
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之類
皆曰吾聞諸老聃云此誠學禮之效也觀此
二章老子深於禮者也與虛無二篇絕不相
侔豈老子所為哉今道家流有黃庭內景之
類亦曰老氏之作也言胎食之術文辭淺近
又與虛無二篇不侔矣豈非道家為之名歟
昔崔浩嘗讀莊老之書不過數十行輒棄之
曰此矯誣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
禮仲尼所師豈以設法之亂先王之教

也○光曰音義曰聃都回切舊本皆
從手擲也漢書云以博局提吳太子吾焉開
明哉咸曰言推仁義滅惟聖人為可以開明
佗則苓開發咸曰苓當為蒙字之誤也言開
爾他則愈蒙闢矣它指莊列之類○秘曰吾
道可以開明哉惟開聖人之言為可開明若
諸子它道無所聞焉苓苓耳也苓耳徒有其
名而無聆聞之實郭璞云苓耳形似耳叢生
如盤○光曰開啓明白大哉聖人言之至也
言通達可行苓音聆闕
開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者不下
之極至吾道無所昏瞠開之廓然見四海○光曰無所不通
然見四海○光曰無所不通

覩牆之裏

不聞聖卷論無所見。○秘曰自背其道不見數初之內。○光曰宋吳

本開作闔今從李本音義曰闔聖人之言似

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

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秘曰宿安也安而久之則彌壯左氏傳曰官宿其業。○允治天下

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

咸曰五禮五教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信治天下而捨是雖黃帝堯舜之聖亦外物爾疣

贅體之外物者也。○秘曰黃帝堯舜俱以禮文五常之教為治若信治天下不俟禮教則

或曰太

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

咸曰或以太自化疑今之制無益於道。○秘曰伏曰鴻荒

之世聖人惡之

始乎伏犧而成乎堯

伏犧畫八卦以敘上下至於堯舜君臣大成也

○秘曰伏犧大明天地之撰畢天下之能事而唐堯順考古道以天下讓是法制始於伏

堯禮義峭峭聖人不取也

能言夫義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
聖人獨取義而下○祕曰哨哨不正貌由伏
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
禮曰在矢哨壺○光曰哨七笑反
或問八
荒之禮禮也孰是
曰言八方之俗各有禮樂曰殷之以中國
也中國之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
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孰為中國
正直北辰為天之齊也俱曰五政
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
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
土圭測影晷度均也○咸曰古者言天體者

有三其一曰周髀言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
之下為天地之中今上注引是義此注引土
圭測影夫土圭者周公之法也宜為是○祕
曰五常之政之所加五穀桑麻之政之所養
以土圭之法測上深正曰影過此而往人也
哉
警八荒之於中國如彼諸子之於聖人如
是○咸曰正文但論華夷之禮樂爾註引
諸子非其旨焉○祕曰八荒之外聖王以禽
獸畜之○光曰言夷狄無異禽獸其所謂禮
樂者安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
礙止也無則禽異則貉
禮樂則禽異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
禮樂則貉

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

見天常秘曰五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

奉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為人之由禮樂也秘曰帝王之道著于五常猶書言之意著

于筆舌○光曰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智

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

咸曰用謂任用之益謂尊益之夫智者無不

知也用之益之則惟變所適出奇無窮故姜

牙與於周而退於齊少伯霸於越而歸於陶

皆六餘者也何虧之云哉弗用弗益之則囊

括秘退藏於密故顏守一瓢而道彌光孟

著篇而名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

所以用與不用益與不益不能虧其一贅多

也○秘曰智者見用不見用受益不受益於

智無一贅之虧矣○光曰不贅虧不蓋衍字

有餘曰贅不足曰虧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

皆生於自然不可彊變智者能知其可以然

則因而導之爾苟或恃其智巧欲用所不可

用益所不可益譬如人之形體益之則贅損

之則虧矣孟子曰所為惡夫智者為其鑿也

秘曰深

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

之所為則禮無不在已子曰制度在禮文為

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光曰器械舟車宮室

皆聖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推而行之苟或

識聖人之心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

也故曰或問大聲孰為大曰非雷非霆隱

隱眈眈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

傳無窮○光曰宋吳本或問道有因或問道有因

無因乎道貴因循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

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之道一也○秘曰隨時制宜○光曰前人所為

是則因之否則變之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

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

能因天下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

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

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

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或問無為曰奚

範也矩範之動成敗之効也

為哉應化而已光曰所以有為者救在昔

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坐

拱而視天民之阜也咸曰阜盛無為矣秘曰

也垂衣拱手視天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

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紹桀

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安

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也所謂可則因

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

非為也○秘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自然有

易卷三

一

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人

為大古下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不聞使之純一 秘曰太古未作禮樂是

塗塞人之耳目使其純愚 光曰老子曰古

之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欲提仁義

絕滅 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

視之禮聽之樂 因其耳目而節之 秘曰天

能聞是以聖人地作禮以 如視不禮聽不

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 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咸曰言使民視聽皆

如其視邪聽淫雖欲塗之末由也已 秘曰

視聽無禮樂則大亂雖有民焉得而塞之

光曰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

皆去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

目而塗之 或問新敝 秘曰問政教之隆 曰新

安可得哉 則襲之敝則損益之 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

○咸曰新猶初革命之始也 敝猶久守成之

際也夫革命之始制度未立始仍舊貫故曰

襲之守成之際觀可以變故曰損益之孔子

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

所損益可知也此之謂矣 秘曰政教 或問

之隆則因而襲之敝則革而損益之

太古德懷不禮懷 秘曰道家尚德而薄禮故

言太古之人未有禮惟懷

德 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 咸曰焉安也言太

爾 古之人歸於上也

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曰嬰犢乎

禮○祕曰二者俱懷母之德也

難無禮也○咸曰言今若亡禮人皆嬰犢矣

可乎○祕曰人殊禽獸豈皆嬰犢乎

犢母懷不父懷○咸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

畜類乃母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

懷而已

未若父母之懿也○咸曰言今或去禮則人

獨知母而不知父皆如駒犢矣故兼知父母

禮可備也○祕曰懷父母乃愛敬之道豈直

以德而不禮是與其嬰犢之懷曷

若夫人父母之懷之美也懿美也

狙詐之家

咸曰狙猿也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有

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言以欺籠之故莊子

曰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

也狙詐之家猶言巧詐之家揚子惡世尚詐

欲排斥之故為之言○祕曰狙詐兵法權謀

家流也狙善詐故以為名猶狐疑猶豫之類

○光曰狙七余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

切又于預切

堯舜也○咸曰言我用巧詐之計可以不戰而

也○光曰言狙詐之術雖不用仁義曰不戰

亦能不戰而服人與堯舜之道何異

而屈人兵堯舜也

雷項漸襟堯舜乎

兵則或血霑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堯舜之

為乎○祕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

堯舜至于汗血之霑項漸襟亦可謂

堯舜乎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銜玉而

易下卷三

七

賈石者其狙詐乎

咸曰銜言其玉而賈售以石此巧詐之為也可乎

祕曰言堯舜而實以詐者或問狙詐與亡孰

愈也亡無也光曰言不用狙詐則亡國如陳餘

曰亡愈詐不若亡國猶勝也光曰言與其用狙

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咸曰子指揚子也言

軍無狙詐之人將使誰也以軍師必尚奇勝

將子亮切下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

使咸曰得其道猶言全七德合軍志之類光曰若漢高祖用韓信彭越陳平之徒

臘也歟臘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以為大節

臘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蠖

天蠖也蟻應劭云蚯蚓也呂氏春秋曰南呂

之月蟄虫入穴故蠖蟻至是絕矣夫以申韓

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入之生也何可久乎

其趨死猶狐狸蠖蟻不過乎臘之候或曰

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咸曰砥磨石也

不亦可乎刀鈍礪之以砥筆秃銛之以刀申

之也祕曰民不遵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

可乎銛當為銛砥所以礪鋒者也筆之有鋒

故喻云光曰宋本銛作銛敕淹巨淹二切

今從李吳本銛息廉切古以木為筆或者亦

可砥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

乎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祕曰秦尚刑法

而加諸人○光曰言用法以礪人如用砥以

礪刀則莫若秦為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

尚矣其如不仁何矣咸曰言若以刑名為不道則其令民也何

亦化之自然○祕曰刑名非正道邪何奉

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光曰若以刑曰何

名為非道則何以能禁民使自然而止必刑名圍碁擊劍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咸

言雖鄙技皆可自然而非正道之為君子耻

之○光曰李本自作目今從宋吳本若自然

者皆謂之道則圍碁欲以智巧惑人有時而

自感擊劍欲以害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

制人有時而自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

制是亦自然也作姦道曰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咸

然然非正道之法故此文以王道示之大者

大道也謂仁德之化小者小道也謂刑名之

姦註乃別為一段以聖人諸子釋之非矣○

祕曰大者禮樂也小者刑名也夫刑者所以

助治者也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未有捨禮樂

而專刑名臻乎至治者也○光曰禮樂可以

安固萬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輸劫一時所

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法而治揚子以為不

可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咸曰唐虞成

義詩書禮樂為之法如申韓如申韓咸曰再言者疾之

謂唐虞成周仁義禮樂之法豈如甲莊周申

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

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

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咸曰或曰莊周

有取乎曰少欲有簡質之益焉咸曰言莊

威王之命而終身不仕故有寡欲之心此可

取耳祕曰周之書十餘萬言其要本歸於

老子之言而老子以無欲觀妙為理鄒衍有

至周不顧厚弊之迎是少欲可取耳鄒衍有

取乎曰自持有疑時之風焉咸曰言鄒衍

言然其本以有國者淫侈不能尚德如大雅

整之於身以施及黎庶故有自持之意此可

取耳祕曰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

正平仁義節儉禮與其奢也寧儉是能以節

儉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行無知於天地之

間雖隣不覲也祕曰罔無也夫君臣上下父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四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秘司馬光重添註

問神篇

咸曰既哲乎道可窮之神故次之問道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

光曰惚恍無形方道也

事繫諸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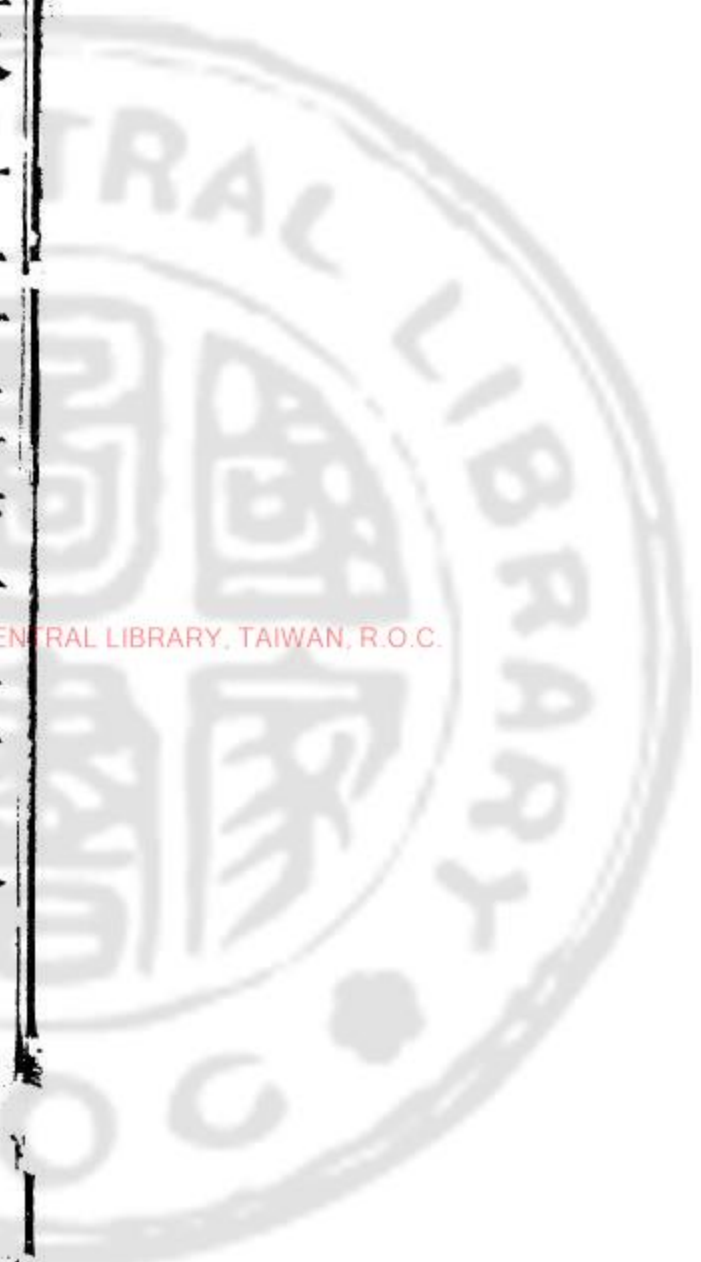
德仁義禮

秘曰神也心也惚恍乎無端以經緯於萬方而並有歸趣事繫諸聖

人之道聖人之道兼德仁義禮而言

誤問神

秘曰天有至神為造化之主聖人之神為道之宗其神一也



或問神曰心咸曰神謂精義知幾之神言存

速不行而至心主於神請聞之咸曰未諭心

光曰物之神者莫如心請聞之咸曰未諭心

○光曰李宋吳本作請聞之今從之曰潛天而天

義曰天復本作請聞之今從之曰潛天而天

光曰潛深也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咸曰

心於天而知天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咸曰

心潛於地則知地○光天地神明而不測者

曰潛心於地而知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

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

乎咸曰言世所難窮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

近事理之淺安敢問潛心于聖咸曰問可以

能藏哉倫理也敢問潛心于聖咸曰問可以

道之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

演易仲尼盡得其道而讚之又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是達也○祕曰文王作易繫辭

易於仲尼矣未達一聞耳其殆庶幾○咸曰聞

二

神在所

以盡天人幾孔子五十以學顏淵亦潛心

易而作十翼無不通也達通也顏淵亦潛心

於仲尼矣未達一聞耳當作問字之誤也孟

子謂顏淵具聖人之體而微此稱未達一聞

問際也言去聖人不遠惟一際之地爾今諸

本皆作一聞非也孟子曰賢不肖其間不能

寸謂其際相去不能及寸言近之也易繫辭

仲尼舉顏子其殆庶幾以明易義今註以庶

幾為顏子近聖人之意非謂矣○祕曰顏子

具體庶幾所未通者一間耳子貢曰神在所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神在所

易於仲尼矣未達一聞耳當作問字之誤也孟

子謂顏淵具聖人之體而微此稱未達一聞

問際也言去聖人不遠惟一際之地爾今諸

本皆作一聞非也孟子曰賢不肖其間不能

寸謂其際相去不能及寸言近之也易繫辭

仲尼舉顏子其殆庶幾以明易義今註以庶

幾為顏子近聖人之意非謂矣○祕曰顏子

具體庶幾所未通者一間耳子貢曰神在所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神在所

潛而已矣

神道不遠潛心則是

天神天明照

知四方

天以神光明燭幽明照曜四方人以

神運天精天粹萬物作類

各成其類人以潛

日月心考校同異搜暢精義○秘曰天之精粹流

形萬物而各從其類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

也○光曰人亦以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

明精粹經緯萬方捨則亡存捨而廢之則道亡操而不捨則道

義光大○秘曰在天地為神在能常操而存

人為心潛與不潛操捨而已者其惟聖人乎有常不離於道聖人存神索

至

存其精神探幽索微○秘曰聖人如天常

山責切至者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

順事而無逆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

利物而無害也至化混然歸於一也秘曰惟神也成天下

者也光曰大順謂上下各安其分大利謂萬

物各得其所天者不為而自成人者為之然

後成而同其際使之無間龍蟠于泥蚘其肆

隙皆聖人神心之所為也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蚘不知龍

○咸曰蛇也肆區也言龍未飛天則與蚘同

區也○祕曰與蛇同肆○光曰
者肆志以凌之也或曰肆當作肆習也曰
習見而狎玩哉玩哉惡覩龍之志也歟
○祕曰聖人在蒙與衆人同列衆人豈知聖
人之志歟○光曰惡音烏君子之志高深遠
大小人固不或曰龍必欲飛天乎咸曰疑其
得而知也肆不能飛天光曰言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
君子必欲居大位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
未可而潛既飛且潛出處兼食其不妄形其不
可得而制也歟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
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飛于天也聖人
尚蒙雖飲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行其

道也故暫為玩所肆愚所侮然猶不能制之
矣○祕曰既飛且潛惟時所適雖一食之間
不忘隱見之形安得而制哉言聖人亦然○
光曰宋吳本妄作忘今從李本音義曰非義
不妄食故不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姜里
可得而制文王聖人也何以制乎曰龍以不制為龍聖
人姜里紂囚文王於姜里曰龍以不制為龍聖
人以不手為聖人當為干字之誤也言龍雖
為玩同肆然終不制於泥故能謂之龍聖人
雖為紂所囚然終不干其刑故能謂之聖人
今注文稱手者桎梏之屬意謂文王雖囚而
不被於桎梏也按賈誼新書云紂作桎數干
于美里七年而後得免是文王常被其桎梏
于美里七年而後得免是文王常被其桎梏
于美里七年而後得免是文王常被其桎梏

矣安可謂之不手哉○祕曰手持也執也文
王事不道之紂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
戮之所以為聖人也公羊傳曰手劒而叱之
○光曰音義曰不手不制於人之手光謂手
謂為人所提攜指使枉
已之道而隨人左右也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
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伏義
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備矣黃帝正
名百物而名顯文王繫辭而義彰可謂益矣
今云文王六十四
據司馬遷而言也
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
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
○祕曰因舊文作序例刪定筆削皆成於仲
尼○光曰宋吳本或作下更有因字今從李

本故大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咸曰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
人而有應時造書以救世而明治道者其益
亦可知也如孔伋孟軻之流○祕曰故道非
若易象之天然雖損益不可增減於乾坤六
子也應時而造若三代之禮樂著損益可知
也○光曰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禮
樂刑也
或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咸曰易損
政也
大衍之數虛其一此雖蠢愚之人皆知
關之也○光曰蠢書容丑江刃用三切
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有四
○祕曰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
以知其闕者至書百篇漢存者二十九篇得

古文又多十六篇其亡過半而習者莫知其
義○光曰漢世儒者不知書本有百篇故孔
藏與從弟安國書曰今學者唯聞尚書
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至然也惜乎

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

一者非損失之蓋著法然也書失過半者經
秦火遺墜之也或人不知其義以為易損一
而尚可推書失多而不能知故揚子谷之以
下文○祕曰孔子序書存百篇之義而其篇
亡不可復知序易存六十四之次設或亡一
即可推而知之是序書不如序易○光曰序
謂篇之咸曰言彼損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一者蓋著數
次序之法可揲數而用故也○光曰自然之數如書序雖孔
八卦重之成六十四自然之數

子亦末如之何矣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

曰如書者實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子無如
之何言不敢虛詐而補之○祕曰彼易卦皆
有數亦可以策數而知焉故也如書序之存
而篇亡皆當時訓誥之事不可以虛補故孔
子亦末如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敘以而酒誥

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采集之酒

猶俄而空之今漸亡○祕曰秦皇燔書漢興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酒誥脫簡一空而亡之也據酒誥今無亡脫
蓋古文獨存○光曰空苦貢切音義曰空缺
也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大○咸曰渾渾猶淳

去道未遠淳淳然○祕曰渾商書灑灑爾渾猶言混混也謂其淳雅也

○咸曰灑灑猶漫漫也言忠質之化制尚灑灑猶言浩浩也謂其遠

也大周書噩噩爾不阿附也○咸曰噩噩猶察

察察然○祕曰噩噩猶下周者其書誰乎言諤諤也謂其明正也

者秦言酷烈也○祕曰秦書誰乎不合典訓○光曰李本誰作譙今從宋吳本

顯胡老切噩五各切渾渾朴略難知之貌顯富大之貌噩噩明直之貌其書誰乎言不

足以為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難解也○祕曰

五經大而奧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難解也○祕曰

物也淺矣敷又切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

薄矣猶俄頃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

為眾說郭外者○祕曰不能出其域或問

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豈

豈也咸曰聞聞當作信傳之誤也聞聞中正

道者之所吹也若謂聞聞中正之義則理不通焉○祕曰聖人之作事豈不能使明白如

不能達其心也聞聞和也和悅之貌○光曰

宋吳本豈作聞今從李本豈語巾切曰瞽曠豈豈爭辨之貌謂學者爭論是非

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噉狄牙

不能齊不齊之口咸曰曠師曠默默審於樂噉物聲也。祕曰噉聲

也瞽曠之和雅能使默而識之者必有瞽曠之耳不能齊聽者不齊之耳狄牙之甘美能使噉而稱之者必待狄牙之口不能齊食者

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者必須賢哲之人不能齊學者不齊之心也瞽曠師

曠也知樂者也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狄牙

易牙也知味者也大戴禮曰失管仲任豎刀狄牙韓非子曰易牙為君主味。光曰咸呼

覽呼蹙下漸三切狄儀狄造酒者牙易牙瞽曠能審正聲而人之耳清濁高下各有所好

瞽曠不能齊也狄牙能嘗和味而人之口酸辛鹹苦各有所好狄牙不能齊也聖人能行

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君子之言幽必有

與非之聖人不能止也驗乎明咸曰猶易極之精義而見于行事遠

必有驗乎近咸曰有大雅之德及黎庶而本

驗在益大必有驗乎小咸曰猶二南獲瑞而由

地之動驗在微必有驗乎著咸曰有春秋之推

祕曰猶言履霜堅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

平不妄言必有中。光曰言雖幽深遠大而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難乎

為君子也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祕

曰難以明道發言成教肆筆成典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

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咸曰有所發明如白

江河所滌浩浩洪盛無能當之者○祕曰照

面相之辭相適咸曰面相猶面對適往也言

曰之亦捺中心之所欲咸曰捺引也○光曰

通諸人之嘽嘽者莫如言祕曰嘽嘽猶憤憤也

也通眾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吳本嘽彌綸

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

之恣恣者莫如書昏昏日所不見恣恣心所

書昏昏猶喋喋恣恣猶勉勉言書畫者所以

著古人喋喋之言傳千里勉勉之懷也○祕

曰昏昏不可知也恣恣自疆勉也古昔難知

之迹書以著焉所以記久也千里自勉之行

書以傳焉所以明道也○光曰啻呼昆切恣武

切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

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祕曰心有之聲

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言觀書斷可識也聲

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咸曰君子所

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祕曰情動於中而形于聲畫聖人之辭渾

渾若川渾渾洪流也○祕曰順則便逆則否

者其惟川乎○祕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

行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

之不若咸曰言不能曲傳以圖用如范叔蔡

王而為相蔡澤燕人也說范睢睢而代睢為相

言孔子不如○光曰不如范睢蔡澤能偶合世俗以曰聖人者范蔡乎咸曰言聖人肯若

范蔡其如聖何咸曰范叔魏人于王稽得事

應侯卒代其位為綱成君二子皆以說術居

位其如聖人之道何○光曰仲尼者為范蔡

之行則亦為小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

人安得為聖言太史公司馬談遷之父也著

歟曷其雜也祕曰淮南王安著書二十餘萬

書五十餘萬言其多知哉何其不純而雜也

雜謂安作內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仙黃白

之術遷序九曰雜乎雜祕曰唯其不純所以

流百家雜語誠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祕曰

也多知皆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

書不經多贅矣動而愈僞○咸曰贅疾乃
 不由乎經典為道之蠹亦多矣夫書畫與言
 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若
 身之有贅然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
 贅附肉也揚子曰
 著大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地陰陽參比一
 生三取其三數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
 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八十
 一故有八十一家遂為八十一首故有二百
 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一日七百
 二十九贊而當周天之度一歲之紀節候鍾
 律星斗五行咸著焉今或人以為孔子述而
 不作疑太玄不當作故問之○祕曰孔子述
 而不作太玄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好述古事
 玄何以作

孔子比之但述而不作今太玄非古事乃自
 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
 矣然何嘗作書乎○咸曰當孔子之世周室
 下衰詩書淆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
 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則詩書定
 禮樂約史記而修春秋復與諸侯門人更議
 典制然後各得其所以故明道立教盡在是矣
 何須更作書哉故所以述而不作者蓋此也
 非不當作之所定漢興已久稍為諸儒討正故
 更聖人之所定漢興已久稍為諸儒討正故
 無古事可述而屈身奉朝自非作書者成一
 家則何以明其道哉○祕曰以為經莫大於
 易故作太玄自子辰申子冠之以甲分二
 七章為一會八十一章為一統從子至辰自
 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章為一統從子至辰自
 一元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顛頊歷焉此其事

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

一篇此其書則作也○光曰仁義先王之事

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所作

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

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

子雲傷童烏九齡而與我玄文與仲尼言易

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或曰玄何為

歸○光曰與余茹切與知之或曰玄何為

切言為何事而作曰為仁義為仁義而作

孰不為仁孰不為義不為仁義何必玄

雜也而已矣純則巧偽息雜則姦邪生

徒雜以巫祝機祥刑名浮虛而亂俗今太玄

獨專於仁義也或曰太玄之專仁義也安在

或曰夫玄之道雖以陰陽節候星斗五行之

用然其旨應休咎之占星陽而時數辭從則

為休也星陰而時數辭違則為咎也使人知

吉凶之來善惡之修豈非仁乎夫義者宜也

復使窮渾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

豈非義乎○秘曰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

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

易子卷五

十一

曰則象天地以為人 或問經之艱易 光曰易

紀異術無從而入 曰存亡或人不論曰其人存則易 咸曰請益

○秘曰若孔子在三 亡則艱 咸曰思益各異

千之徒並授其義 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光曰人當作文字之

誤也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

通易悉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 秘曰春

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 ○光曰聞

其聲詩知其國之興衰廢幾可謂知樂矣

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 光曰末無也若其

能亦不知也 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

不難矣 秘曰魯得用天子禮樂盡在魯○光

者習之固 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

以為難矣 秘曰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

訕笑三代之禮樂屏而去之自為苟簡之制

後之學者求先王之禮樂於散亡之餘誠亦

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 有上無下猶有君

矣 秘曰君 而在位而無輔 ○光曰秦叔諸侯之禮籍獨

取其尊君抑臣者存之是衣而不裳也 裳

而不衣未知其可也 秘曰權在臣 衣裳其順

矣乎 三桓專魯陳恒滅齊王莽篡漢三姦之

興皆是物也 ○秘曰上衣下裳大順之

易子家曰

三

道○光曰先王之禮其於君臣或問文曰訓

之際雖不失尊嚴而和樂存焉訓順也○咸曰言問武曰克克能○咸曰言

如五經可垂訓者勝也未達諭曰事得其序之謂訓也○祕

日五常得其倫萬物得其序文之勝已之私

之謂克惟公亮也○祕曰弔民伐罪與天下

難勝已之私以從於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

其德乎咸曰所為無敢禦者故曰或曰知德

者鮮何其光有光○光曰鮮悉淺切曰我知

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

改常日月用之不為賢愚易光○咸曰所以

大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咸曰君子之不

獨何必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

卿可幾也蓋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

義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寵也○祕曰幾近

光曰幾音機曰君子德名為幾祕曰以德近

子所異者德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

惡乎成名

祕曰梁孝王武齊懷王閔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囂非不富且貴也

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光曰惡音烏言也。四王者非無勢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谷

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

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審乎自得而已矣。既夫逐物以喪真而不

能求已以絕偽。祕曰子真隱居以德有名。豈其附勢於名卿哉。河平二年王鳳聘子真

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宮記漢鄭朴字子真。或問

人曰難知也任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

曰李本難作難曰焉難所以又問曰太山之

與螳埴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

形彰於外視之易見。光

曰螳魚綺切。匪徒結切。埴蟻壤也。言才德之大小著明者易知。

大聖之與大

佞難也

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咸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

世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號於東家者也。夫大佞之巧變若形響人罕察識

故胡亥也。終昧趙高之姦德宗也不悟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祕曰若周公忠勤而被

流言王莽折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夫似節以鼓虛譽

者道小機淺故易知。祕曰嗚呼人之難知也若能參之以其似者則無難矣若周公伊

尹之聖也豈為不利哉。王莽寒浞之偽也豈能歸政哉。故曰無難。孟子曰伊尹聖人之任

者也。○光曰：李本作能，別似今從宋吳本。或見玉參以珉見珉參以玉則真偽易知矣。

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

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

可採取也。○祕曰：衍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

轉移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是

德也。莊則否，是愆也。○光曰：鄒行抑淫侈以

歸節儉，莊周矯浮燥以返真靜，其言合於天

地人之常道者，所謂德也。○問莊何以愆語君

子不出諸口？咸曰：耻言之也。○祕曰：未嘗言

不道也。揚子法言卷第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纂門目五臣註揚子法言卷五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問明篇窮神知化是謂明矣故次之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咸曰明哲之人逆見微隱故施照無窮遜

于不虞遜曰遜順平不虞之非理也以保天命咸曰

猶不度也遜順也大雅云既明明且哲以保其身故不度之辰遜可捨乎揚子之屈身莽庭

亦有所謂矣故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光曰李奇曰常行遜順以備不虞光謂雖有明智傍

照無極不能思不虞之患而預防之使

墜失上天福祿之命猶未足以為明也

譔問明秘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遠

或問明曰微

咸曰夫微研幾極深規於未兆

明或曰微何如其明也

咸曰未諭微義疑不

小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乎

秘曰微已察之明

光曰詩聰明其至矣乎

在於至妙之人咸

極之美也

秘曰堯曰聰明文思舜曰聞之

聰明○光曰聰者聞言察其是非明者見事

得之窮神知命才之至美莫尚於此**不聰實**

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

咸曰言不聰不明雖

光曰愚者顛倒是非反易

敢問大聰明

忠邪雖有耳目何異聾瞽

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

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

目高則無所

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覩德義之經聖人

之道下其耳則聽芻蕘之言負薪之說○咸

曰眩眩猶杳而冥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夫天聽之卑而及于民則耳可謂下矣故

闇主則不然○光曰音義曰眩胡涓切眩眩

幽遠貌光謂物之視聽局於形聲天則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發於心者天必知之故無若

天之聰明也目高所以見遠耳下所以聽卑

或曰小每知之可謂

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

少矣巧歷所不能算每知之是謂師乎秘曰小事甚多每人知之

豈皆師之貴也知大知也秘曰賢者志其大者大知聖人之教

師乎光曰知天小知之師亦賤矣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

故不貴也光曰相雞狗孟子疾過我門而

不入我室光曰過或曰亦有疾乎光曰問揚子亦有

惡曰據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

曰門與華謂法言室與實謂太玄言孟子七

篇與法言為教一也但無太玄爾註以華為

賦實亦為法言恐非其意秘曰孟子與子

雲俱遊於聖人之門而不與同入室孟子不

言易而子雲准易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

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教故曰據我華

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實孟之時力言仁義

時君猶謂迂闊何暇言易乎今揚譏之示人

之宗本耳光曰或謂仲尼

謂小知浮淺之人不能窮微探本

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

其病夫光曰彌終也言仲尼終身栖栖汲

汲未嘗無事蓋天勞苦之亦困病矣莊列之

論如

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

此

三

咸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夫天
者也如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光曰天日
行一周踰一度未嘗休息何病乎天樂天咸
曰所以歷聘不暇○秘曰天聖非所病則
咸曰所以歷聘不暇○秘曰天聖非所病則
自然樂其道矣○光曰言天聖各得其道行
之自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
樂言凡鳥獸之不可得而鳳麟亦猶凡夫不可
強通聖人之道○秘曰疑夫晞驥之馬亦驥
之乘也○光曰言鳥獸不可為聖曰羣鳥之於鳳
為鳳麟猶庸人不可為聖曰羣鳥之於鳳
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殊性別豈羣人之於
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腑藏並
同○秘曰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豈

有異乎所不同者惟道耳○光曰聖人
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為不可及或曰
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
秘曰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庸其
行何不去之○光曰去丘莒切言俗儒雖讀
聖人之書而所行無以異曰甚矣子之不達
於庸人盍去此俗儒乎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阮也
咸曰言
有聞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無所行復無所
聞矣阮猶陷也言聖人之道陷矣○光曰李
本阮作抗五官切今從宋吳本言俗儒雖不
能行聖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傳諸人愈於
三也若惡其無實而遂去阮秦者非斯乎投
之則與秦之阮儒何異哉阮秦者非斯乎投

易子卷五

白一

諸火

斯也非惟陷之復投於火以滅之也此

猶仲尼不去其羊以存告朔之禮○祕曰阮

秦使不有王道者非李斯乎以書籍投諸火

○光曰斯此也言諸儒之所以見阮於秦者

亦以聖讀庸行好橫議以非世故秦人深疾

之并其書焚之若使秦之法或問人何尚曰

遂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絕矣

尚智祕曰仁義禮信非智曰多以智殺身者

何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

矣咸曰謨謀也臯陶為士與帝舜謀其箕子

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咸曰洪

法也周武王既殺紂以其子歸作洪範言天

地之大法後封於朝鮮何殺身之有○光曰

飾智為邪貪利徇名則殺身用仲尼聖人也

或劣諸子貢祕曰叔係武叔陳子貢辭而精

之然後廓如也精明○咸曰論語云叔孫武

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

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

仞不得其門而入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

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

知一言以為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

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此所以廓如

於戲光曰宋吳本作烏呼今從李觀書者違

易子卷五

五

子貢雖多亦何以爲慎哉

咸曰言無慎於子貢之明師道也

光曰李本慎作盛屬下章今從宋吳本違子貢謂若老莊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難知而不可及遂從而非之此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

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

咸曰由

王天下○祕曰由小國而成王業孟子曰湯以七十里丕大也

革夏以天不

亦承乎

咸曰順天應人○祕曰革夏命以淵

懿文王問

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

咸曰淵深

幾深研

浸以光大不亦懿乎

咸曰浸漸也懿美也言三分天下有

其二漸也決虞芮訟至武王卒成大勳光大也或問命

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

祕曰天命壽人爲

不爲命

咸曰夫可爲者非謂之命

請問人爲

咸曰問何以謂之人爲

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

咸曰因善而

生存因惡而死亡暴虎憑河之類非命也人爲之○祕曰育之則存棄之則亡殘之則死

釋之則生

祕曰天之降年有永

豈命也哉命不可避也

以析攘之術修煉之要徵望延永蓋溺於貪生者爲之也○光曰人事可以生存而自取

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

六

冉耕皆早

天命也

六

亡何也語曰冉伯牛有疾○光曰言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事而顏淵早夭伯牛惡疾何曰以其無避也咸曰言顏淵冉牛皆早亡也所謂天命不可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自詒伊戚○咸曰言若立夫為之豈所謂命乎故禮不登高不臨深者也○秘曰處乎危嶮動為病之徵行為死之招豈曰命乎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光曰巖牆欲崩之牆也吉人凶其吉秘曰吉人以吉為凶故能常吉誠慎曰天豈棄忘寡人乎凶人吉其凶以凶為吉是得吉猶以為凶也

故至大凶不懲不勸之至也○光曰紂淫虐將亡災異並臻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廢人事而任天命得辰乎辰歎時逝也○咸曰凶而以為吉也曷來之遲去之速也秘曰言時之難會也君子競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秘曰君諤言子無所競必也為道亟於時也諤言敗俗光曰李宋吳本諤皆作諤女耕切字書復本作諤音于妄言也今從之光謂妄言者不知而作惑亂後生故敗俗也諤好敗則光曰妄好非聖之法姑息敗德秘曰諤言言之敗風俗小好之敗法則苟安之敗德本傳曰雖小辯終破大道管子曰凡民之從上

易子卷五

七

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禮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苟容取安也。○光

曰：姑且息休也。宴。君子謹於言，法不言。慎於

好，則民為上好之。亟於時，安易曰：君子進德修

業，欲及時也。○吾不見震風之能動，龍贖也。

雷風非不烈，不能動。龍贖，聖教非不服，不能

化。頑嚚，○祕曰：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光

曰：贖，五怪反，言妄怠。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

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論曰：未之思矣。曰：治則

見亂則隱，隨時之義美之大者。治見亂隱，鳳

之思矣。曰：治則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君子

見光謂曰：衍字。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君子

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祕曰：樂聖高

邁，小人安能制之。○光曰：故書纂作，慕音義

曰：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纂宋

表註云：纂取也。鴻高飛冥冥，雖弋人執繒繳

何所施巧而取焉。今纂或。鷦明，遯集食其潔

者矣。遯集者，類聚羣遊，得其所也。鷦明，非竹

咸曰：遯，行難也。猶憚也。○明當為鵬，鷦，鵬南方

神鳥，似鳳也。言鷦明冲天而去，憚集於世，蓋

其食潔而然也。此因上文稱鳳之在亂則隱，

易子卷五

一

冲天遠去故下篇亦云鷦明冲天不在六翮
乎此之謂也類聚羣游而集者常鳥爾安可
謂食其潔哉○秘曰鷦明似鳳南方神雀難
於翔集蓋非潔不食者也君子非其道不食
其祿遯行難也○光曰鷦音焦遯良刃切音
義曰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鷦明西方鷦鷯
北方幽昌中央鳳凰又司馬相如傳云鷦鷯
已翔乎寥廓之宇又樂緯曰鷦鷯狀如鳳凰
光謂說文明及鷦皆古文鳳字也鳳鳥象
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明黨字
鳥蹠蹠匪堯之庭其蹠蹠者步趾之威儀也言
庭則不降步也○秘曰治則見
非堯之庭乎○光曰蹠七羊切
貞利乎貞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正
之和○光曰言龍之所以能亨者豈

非以其有正利之德乎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
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得潛之正可而升不亦利乎行止不
得義之和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失其所
得嘉之會○秘曰隱以正升咸曰或問活身咸曰
以義用以時龍德之通也問何
以安生曰明哲秘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
乃明哲乎咸曰言童蒙無知者亦能活何必
生苦莊周論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
櫟社支離疏曰君子所以貴而異於童蒙者如庸
身也秘曰用明哲保慎其身也越曰也

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咸曰庸愚也

多也言庸愚塞路多而活者此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之

也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楚人龔君賓龔長

舍皆楚人也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漢哀帝時俱為諫議大夫老焉不復仕莽以太子

師友祭酒迎勝不食蜀莊沉冥君平蜀人也

而卒言其絜中清矣晦迹不仕故曰沉冥光曰三輔決錄曰君

平名遵光謂沉冥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所謂

也而晦諸外不苟徇名而求利久幽而不改其

操雖隋和何以加諸秘曰隱肆成都久幽也

豈加於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咸曰旃之也言

才珍哉吾珍莊也居難為也人所不能

之莊亦寶也何隋和之有非難如何

數吾珍莊也居難為也非難如何

莊以其居身之不慕由即夷矣何龔欲之有

道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

咸曰言莊君平非慕許由即慕伯夷爾何利或問堯將讓

欲之能動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徒皆有是言未知信

否曰好大者為之也秘曰好大言者顧由無

求於世而已矣秘曰由隱者也無所允哲堯

儻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咸曰孟子曰天子

然則舜有天下者天與也堯崩三年之喪畢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

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由此

言之堯豈先讓由而後舜哉故揚子謂堯以

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於許由也秘曰詢

事考言三載乃命陟位是堯禪舜之重也○

光曰儻與禪同蟬戰切光謂信以堯禪舜之

重為智則必不輕授天下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

宜乎累積也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秘曰

至相傳稱巢父洗耳莫辨其偽不亦宜乎逸

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

洗耳於河濱○光曰宋吳本克靈場之威宜

作刻灑作灑今從李本灑音洗靈場之威宜

夜矣乎靈場鬼神之神壇靈壇所以為威可宜

威施於莫夜則見悚虛誕累久之說施於庸

常則見信靈場猶靈壇也○光曰妄言可以

欺愚不可朱鳥翺翺歸其肆矣朱鳥燕別名

以誣智朱鳥燕別名朱鳥燕別名

○咸曰周禮玄鳥氏司分蓋燕也玄黑也周

禮以黑鳥為燕此註以朱鳥為燕非謂矣朱

鳥隨陽之鳥謂鴈也鴈以時來時往何獨燕

哉肆非獨海蓋其南北所止之區肆○秘曰

易子卷五

十一

朱鳥鴈也。翻翻飛貌。肆其所止。集之肆非歸。其肆傷時之言也。南方朱鳥羽蟲之長。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是也。○光曰。翻許緣切。音義曰。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祕曰。時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不愆寒暑之宜。能審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朱鳥之若哉。○祕曰。君子在治在亂。若鳳。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韓非作書說難是也。而西入關于秦王。伏也。劔死雲陽。故曰何反。○咸曰。韓非時作

憤五蠹說難之書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於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王始遣非使秦。秦王方欲任用之。而為太斯姚賈。毀害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遺非藥。自殺。註謂入關于秦王。伏劔死。未知其據也。○祕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作說難之篇。本以知說之難。而免於咎耳。而竟下吏死於秦。卒如其言。何相反耶。司馬遷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曰。說難蓋而不能自脫耳。○光曰。說音稅。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咸曰。言非徒知說難而不能行。本無其字。今從李本探人心。而曰何也。曰君求合則無所不至。適足取死。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

其不合也

咸曰猶孔孟方衲圓鑿豈所以憂

何憂之有○光曰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

無所不至矣

祕曰夫不以禮義而惟以談說

詭譎無所不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

咸曰言

三宜其死也或曰說之不合非謂韓非○光

曰宋吳本作非憂說之不合非邪今從李本

邪余曰說不由道憂也咸曰言說人所以聖

道而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秦○咸曰言說人以

曾孟軻舍梁何憂之

卒死於說難也○祕

曰說以道而不見用或問哲曰旁明厥思

咸

繫乎時君已則何憂或問哲曰旁明厥思

曰

旁廣厥凡也言凡所思慮廣能明悟而歸諸

正者之謂哲○祕曰所思皆明也五行傳曰

明作哲○光曰欲知問行曰旁通厥德

聖人之道宜廣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

不能

寡見篇

咸曰聖人之道嘉善而矜不能故明

哲極矣宜矜乎未至者所以寡見之

問明

其德而行之曰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曰

可見之行也○光曰欲

行聖人之道宜廣其德

寡見篇

咸曰聖人之道嘉善而矜不能故明

哲極矣宜矜乎未至者所以寡見之

問明

其德而行之曰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曰

可見之行也○光曰欲

行聖人之道宜廣其德

寡見篇

咸曰聖人之道嘉善而矜不能故明

哲極矣宜矜乎未至者所以寡見之

問明

其德而行之曰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曰

可見之行也○光曰欲

假言周于天地遐遠周編○光曰李宋吳本

作編贊于神明咸曰五幽弘橫度絕于邇言

咸曰言幽深弘大之間縱橫量度之制皆絕

法近言始得諸正○祕曰贊于神明以通其

幽周于天地以籠其弘縱橫制度絕去邇言

近言言去譏寡見祕曰述聖人遐遠之言以

之遼邈也而遺其遠大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

假則偁焉祕曰遐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

人蔽於近小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

聽至於論遐遠之道則背焉所謂舛馳者也

徑背也離騷曰偁規矩而改錯○光曰偁邇

箭彌充曰不得已也

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光

曰言學先王之道者在滿於師門不為少

也如得已則各至其所至矣所至邇文邇言

○光曰宋吳本作得已則至矣今從李本

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

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

人之道也

咸曰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秘曰不入于韓莊則入于揚墨。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

秘曰一多聞

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

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真也小人多聞

見而情愈偽也。秘曰學非而博。

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

從道

咸曰美善也猶仲尼夾谷之會屈齊侯去裔夷之樂從盟好之會。光曰詘與

屈同如往也往就賢人謀之則彼將屈人之心以從正道

如小人謀之不

美也詘道以從人

咸曰猶商鞅屈帝王之道從秦孝公以強國之術。

秘曰謀為國君謀也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

說天者莫辯乎易

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秘曰天有五行六子十數

三才備乎易

說事者莫辯乎書

尚書可論政事。秘曰二帝之德三

王之業政事

說體者莫辯乎禮

咸曰事之體隆殺備乎書

三百儀三千各正其體者備

說志者莫辯乎

詩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秘曰四

說理者莫

辯乎春秋

屬辭比事之義。秘曰傳體有三

理之是非

捨斯辯亦小矣

咸曰捨五經皆

宋吳本辯皆作春木之菀兮援我手之鶉兮
辨今從李本春木菀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似援
手而進○咸曰菀猶盛也鶉猶美也○祕曰
天氣之春使羣木菀然而盛孔子之道使羣
士翕然而興援我手相與游處之鶉乎而安
之鶉猶言淳也莊子曰聖人鶉居而齧食尸
子曰堯鶉居○光曰李本菀作芒今從宋吳
本菀徒渾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咸曰言
切擷音爰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去仲尼
雖遠而其人如在○祕曰去孔子已五百年
服行其道常如存在按孔子以魯哀十六年
卒至漢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八
歲後天鳳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九十
八歲言五百歲或曰誆誆者天下皆訟也奚
者舉其成數

其存祕曰今之學者誆誆然爭訟其道之是
本訟作說今從宋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
吳本誆女交切也久矣○咸曰曼猶不也亡猶去也
也久矣者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專用聖道
久猶遠也○咸曰曼猶不也亡猶去也
是為天下雖去聖人遠然其道尚存安能亂
哉○祕曰曼無也今之學者無如是為之也
以其去聖逾遠而不能自悞故也○光曰音
義曰曼莫半切曼是為者言無能求其是者
而從之天下之無聖人已久矣故衆說無所
折衷相呱呱之子各識其親祕曰無他知誆
與爭訟則爭班固曰安其所習毀
誆之學各習其師則爭班固曰安其所習毀
易卷之五

所不見終以自蔽
此學者之大患也
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咸
赤子雖識親因其愛而不知禮之序未學雖
習師溺其說而不明道之正然苟能精而益
精之則聖與雜其道當各辨於其中矣若秦
儀荀孟皎然自殊○秘曰精是者是精之精
非者非精之各在其中矣○光曰宋吳本是
作名今從李本聖人之道布在方策賢者得
其大不賢者得其小各得其一端而不能
粹美若有人精心以求其是不離其中矣
或
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與
璠不作器秘曰璠璠寶玉也器圭璧書曰如
禮天地四方○光曰言不文典謨不作經秘
以諸切璠符亥切

言之有文如天之有象易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仲尼祖述堯舜
之文其典謨所以作經○光曰言文或問司
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
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秘曰司馬遷
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明其
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
功言道家以言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是謂
不如老子之約也班固曰論大道則先黃老
而後六經此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秘曰
其所蔽也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
是言則周孔非惑則賊矣

無訓解故。○光曰李本無經字今從宋吳本。今之學也非獨爲之。

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悅惡在老不老也。鞶

帶也。鞶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

解也。文繡之衣服。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

易曉。○祕曰鞶大帶也。悅佩巾也。所以備物

而爲飾也。言古之學者存其大體。所以易也。

今之學者有經傳章句。如華藻繡鞶。悅其文

彌繁。所以難也。安在老易而不老難哉。班固

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

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

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

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

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桓

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

至十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光曰。鞶

音盤。鞶音稅。惡音烏。鞶悅已。是外飾。又從而

繡之言。章句。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夫說

華多實少。故欲約。曰可約解科。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

省之也。條。○祕曰。可以約解科之章。或曰君子聽聲

句。令不繁。○光曰。解科闕。荒乎淫。佛乎正

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但亦聽爾。佛違也。沉溺也。學記

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曰其求之也。佛子夏

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或問侍君子以博乎

音乎。○光曰。樂音洛。博。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咸曰言君子坐則有正言飲則有正禮侍之者得聽而觀焉何事於博奕○光曰焉於處切或曰不有博奕者乎咸曰謂君子言禮之外豈無博奕之事乎

○秘曰據論語有之曰為之猶賢於已爾今之所論自謂侍君子也

○咸曰此文本連下句意未終不當於此註之兼註語大與正文不類頗失揚旨弗敢削去解之

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咸曰賢猶勝也於下無所用心而已爾夫侍君子亦止勝於無所用心而已乎言不然也○秘曰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蓋為庸常不學之人以小道論之耳今侍君子豈賢乎已於博奕者哉○光曰已者止而不為

君子不可

得而侍也人師難侍君子晦斯光室斯通曰

塞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咸曰言但患君子不可得而侍如得侍之有此諸益豈特勝於無所用心而已哉○光曰宋吳本有作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咸曰鷦存今從李本

問明篇○秘曰翮翼之勁拔而傳尸鳩其累矣夫以累耳論授小人以尸鳩不能冲天適足功也又言學小說不能成大儒○秘曰尸鳩

其累耳○光曰累鄰墜切小人儒竊聖雷震人之道以自售適足以為其身之累耳

易一六五

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

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祕曰此皆天

之行事者乎自然之理也道家流以無為無事為自然不知有為有事亦自然也徂往也

方四方也○光曰天猶不能無事况魏武侯在於人安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

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

何以加諸祕曰史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

戒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

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

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武侯

曰善固險固也美哉是言使起兵法常以德

為主則太公呂望何以加之○光曰李本作

使起之用兵今從宋吳本惜起之用兵多尚

徂詐不能或問周寶九鼎寶乎祕曰即禹貢

之鼎成王定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

郊鄆故為周寶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

道存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祕曰人君

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

徒咸曰孟子云仲尼之

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強齊桓晉文已

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

有德則器為寶○光曰人能以休明之德

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強齊桓晉文已

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

有德則器為寶○光曰人能以休明之德

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強齊桓晉文已

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

有德則器為寶○光曰人能以休明之德

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強齊桓晉文已

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

有德則器為寶○光曰人能以休明之德

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強齊桓晉文已

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

有德則器為寶○光曰人能以休明之德

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強齊桓晉文已

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

故此言其與秦皆無所可觀也。○祕曰二霸而後至于秦兼六國而有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光曰言皆尚詐力不以或曰秦無觀其道而得之雖強大無足觀也。或曰秦無觀奚其兼咸曰言秦無以可觀曰所謂觀觀德也。咸曰言所謂可觀者觀其德爾秦何德之有。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秦以兵兼而不以德莽以詐篡而篡不言可知。○咸曰此正文之意似止論秦兵之由而注兼王莽亦猶蛇足矣且云莽以詐篡不以道夫豈有以道篡人哉甚非謂焉。○祕曰賈誼曰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標槽兵之盛也。○光曰自古未有能以兵力獨兼天下如秦者。或

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貴儒學而賊兵強魯國常為齊楚所侵故譏問之。○祕曰削土國弱也。○光曰儒必言益人之國何魯多儒而日削弱。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于京。皇皇歸美安枕而臥以聽於京師。○祕曰皇皇美也奠定也定枕猶言安枕也四海皇皇美盛安枕無虞歸仰于京師。○光曰四海既平則王者安枕于京師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祕曰章章宜為章章古通用也。樟樟懼也魯定公十年與齊景公為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景公懼遂歸所侵魯鄆謹龜魯不用真儒故也。祕曰齊人歸女樂陰之田。魯不用真儒故也。季桓子使定公受

之三曰不朝孔子行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

言不聽用孔子故也

安得削萬物將自賓○祕曰孔子使魯安行

於天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濟渡也言渡

興大治在禮樂○光航人無楫如航何祕曰

航者大海也如無楫柁之利以翼之其如航

何猶富大國者衆民也如無禮樂之具以治

之其如國何○光曰海以喻艱難航或曰奔

壘之車沉流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

壘謂馬驚逸抵敵壘者可謂可救乎曰否咸

言用奔沉之車航則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

不可○祕曰不可也難也今有患難不能

解救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沉言奔

猶人也必也使無奔沉祕曰智者用於未

然之前○光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大

寒而後索衣表不亦晚乎御災在於未發思

以爲智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

安矣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亡○祕曰航惠

以厚下民忘其死咸曰言君以恩惠厚養其

忠以衛上君念其賞咸曰言臣以忠勞衛翼

易子卷五

三

及之。○祕曰言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

之。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誠哉

是言也。祕曰謙之尊也。○光曰言志不或曰

弘羊權利而國用足。蓋摧諸。祕曰漢武以桑

管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而均輸平准之

國用足。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摧其子縱利

如子何。有若譏十二之稅。揚子貶權利上式

之云不亦匡乎。祕曰匡正也。時大旱卜式曰

所云不亦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

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

可以致簫韶矣。祕曰秦毀滅禮義專任刑法

夔因以鼓之不能致正聲矣。言慘酷之法不

可以致和平也。韶舜樂也。晁錯曰秦法令煩

儀。○光曰調徒弔切言必應更張。或問處

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咸曰李斯上言請史

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故時獨得存其

周易而已。此抱周書者蓋易也。言人有居秦

之世獨抱周之易可益乎。○祕曰周之書若

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之類。傳曰韓

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曰舉世寒貂狐不亦

燠乎貂狐之裘於體溫燠不能救天下之寒周禮一

經於時雖存不能勝天下之暴御寒而迴燠

方寒服貂裘狐裘之衣亦可以禦寒漸迴正治

猶秦世之酷抱禮義之教亦可以漸迴正治燠

治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言秦

書坑儒士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此謂或人戲嘲楊子辭曰何必貂狐之為燠若

刑法亦可治矣光曰言用秦之法以治秦

之民亦孰敢不從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秦其

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秘曰歎湯

火之燠非所謂燠也天時自有大寒矣○光

曰言雖不得已一時暫從而中心不服終致非

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

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夏望之不

其夏時而以湯火望其燠非其正道而刑法行之使至治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時之

利非素治也光曰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

而望生春而望穫之燕而南適楚而北終不能

致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酷矣吏又毒

度本以刑罰決斷為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酷為能是負其法度矣刑法志曰秦專任刑

罰躬操文墨書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懸
石之一○光曰秦法雖酷亦志在於求治而
有司又為文
巧以亂之
以禮義為法
度是負之矣
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
亦弘矣
咸曰言天地以生育為本秦以殺戮
君之天地止以二世滅之是違秦亦大矣
秘曰天地生五行之性而仁義禮智信備矣
秦毀威之專任刑法是大違天地也秦自以
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止二世而亡是天地違秦亦大矣刑法志
曰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
官之

揚子法言卷第五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五百篇

咸曰矜其未至而誘之自非聖人則孰能與於世故五百之義次之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

咸曰靈萬靈也言天有泰否聖有出

沒皆不常然故聖人之出沒繼天道之冠乎否泰所以測濟萬靈者也○祕曰神靈

群倫經諸範

範模也咸曰倫品也範猶制度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群品經緯

以制度而為天下利○祕曰至聖之著存乎執範○光曰聖人以聰明深美之德繼成上



天之功測知神靈之理首出羣類立之法度以為萬世之常道譔五百麟鳳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一天之獨久能存其道則墻奧可量哉○光曰明聖人之道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孟軻史遷皆有此言○祕曰趙

岐言五百歲聖人出天道之常也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光

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光曰湯孔子數百

歲而生光曰湯上距禹下距文王因往以推

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祕曰堯舜禹

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湯文武周公三聖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先則比年而三聖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七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

諸身乎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

如風雷言成文章也○咸曰夫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闕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出或亡而絕出則萬物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是故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揚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為之言爾註以別為一義且云首擬天腹擬地以形體解之甚失揚旨矣夫人之

可為誦道伸身之事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

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

殖歟聖人以行道為務凡人以祿殖為先○光曰殖豐多也昔者齊魯

有大臣史失其名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

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

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高帝時叔孫通為泰

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

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祕曰叔孫通為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

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

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遷固二史皆曰魯有兩生而揚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光曰先

生謂宿儒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咸曰

開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祕曰若以二生為是則仲尼欲行教於諸侯非歟開說

其君臣之義跡跡述其禮儀之制○光曰或難揚子以齊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為是

則仲尼之歷聘為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欲行

制素法也○祕曰欲行如委已而從人雖有已之道合於聖人之法

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咸曰規矩準繩猶制度也言委已而從人

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
至也如孔子則不然。秘曰通制漢儀得隨
時之義而揚獨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孫
之面諛而雜用秦儀且欲自明揚之志不隨
莽改作也。光曰二生所守三王之禮而叔
孫通阿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起則當委已而
從之安得自
用其道也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
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
知聖而不能也
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
之
秘曰用其人
當從其道
從之則棄其所習
光曰習謂
故常所安
逆其所順
光曰順謂
疆其所劣
光曰疆其亮
切劣謂彼所

難捐其所能
咸曰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
彼所順者非道故當棄之夫子所順者非彼
所劣者是故當疆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
者不德故當捐之。秘曰既從聖人之道則
諸侯習其異聞者棄之順非而澤者逆之劣
於仁義者疆之以攻戰聚斂為能者捐之是
之謂能用之。光曰捐與專切能謂心所素
有衝衝如也
逆聞之貌
非天下之至德孰能
用之
咸曰衝衝猶多也言諸侯如是者多矣
安能用之。秘曰當時諸侯衝衝然非
有天下之至德至道誰能用之哉。光曰李
宋吳本皆無德字音義稱天復本有之今從
之至德謂至
明之德也
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

載而惡乎之

欲知載道術何所之詰。秘曰

之後世君子

許來哲秘曰與諸後世之王者

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曰

賈如是不亦鈍乎

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

之不售。光曰賈音古言行道者貴於及身

鈍曰衆人愈利而後鈍

咸曰邪道苟合久而

利不聖人愈鈍而後利

咸曰正德不偶久

可經世聖人愈鈍而後利而益光。秘曰初

下苟合久而利博。光曰言關百聖而不慙

利愈近則愈小愈遠則愈大

秘曰關猶言管也荀子曰天下之道管是矣

百三之法一是矣楊倞曰管樞要也。光曰

孔子之道雖經蔽天地而不耻

咸曰蔽猶塞

天地而無所愧。光能言之類莫能加也

秘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貴無敵富無倫

光曰

所不利孰大焉秘曰他貴以位而富以財聖

堯舜

矣利及萬世非大而何。或曰孔子之道不

可小歟

可小歟當其時不能見用曰小則敗聖如何

若

秘曰小道害聖如何字今從李宋吳本

曰若

是則何為去乎

咸曰言不見用則已何去魯去衛之為乎。光曰道既不可小則所如不合

何必去父母之邦

曰愛日祕曰欲及時

日而去何也

咸曰言欲及時施道則止魯可矣何去之。祕曰去魯。光曰

留魯而化之則收効彌遠曰由群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

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慝

觀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政諫而不用於是遂行。咸曰孔子相

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八人皆衣文衣而舞容譏文馬三十駟以

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

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

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遂行

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

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

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歌桓子

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

我以羣婢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誤

也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庸邪

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雉噫然歌之而去者

蓋不能飽食安坐慝觀庸邪之樂欲愛日汲

汲於施道也。光曰宋吳本作不用。雉噫者今從李本無雉字。正與政同。慝一益反。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嘆曰吾為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邪故去之。佗庸闕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光曰知已。

道必不行於魯故或曰君子愛日乎子必如

汲汲去之作國或曰君子愛日乎子必如

夫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

道秘曰仕則欲道之行居則欲事不厭教不

倦焉得日一曰不暇給或問其

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

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秘曰孔子言殷因於

禮矣秦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曰

聖人之言天也咸曰聖人之所言者天命也

而損益天妄乎秘曰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

者非天意也光曰聖人之言繼周者未欲

泰平也咸曰妄忘也天似未欲天下之平而

因暴而得之也秘曰秦不如欲泰平也捨

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暴秦之繼周王莽

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咸曰此道謂邪道

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之平則捨秦而立

易子卷六

祕曰如秦之意亦欲泰平也赫赫乎日出之捨禮而用刑法亦無由至也

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

也祕曰羣目非日光無以辨色羣心非聖道無以表正○光曰渾戶昆胡本二切目因

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聖道然或問天地簡後能有知渾渾廣大疏通之貌

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嫌難了○咸曲也○祕曰支離猶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散而難通○光曰支離猶扶踈繫多之貌

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支離分別之而後朗然事得簡

易○祕曰五經分散各有科條使人浚波已討源然後知聖人之道法天地之簡易也

簡已易焉支焉離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咸曰言天地之道闢闔舒慘是亦先委曲經

營而後至於無為五經之文浩博祕奧亦先委曲分別而後至於易了其已自簡已自

易則安用支安用離○祕曰已達聖人之道何支離之有○光曰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

之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者所以明道既

明則經不繫矣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祕曰庸用也老子有絕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據

漢尚黃老而司馬談班固之徒各稱老嚴之妙而詆訾聖人是

以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或人問多此類也

取之如單有時而盡○光曰倉廩雖仲尼神於人有近益而所藏不多

易六六

仲尼神

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

鳥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祕曰神者所以用乾坤

六子而生萬物者也聖人之道神明之道也○得其小大各有所成而無所窮盡裕如也○

物無窮裕如有餘貌如不用也神明亦未如

之何矣曰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祕曰如有固背之而不用亦猶草木鳥

獸斲之齧之使不得遂其生雖神明亦無如

之何也○光曰頑石朽木造化所不能移昏君愚人聖人

所不能益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能

占之○祕曰孔安國曰無事不通若此則史

謂之聖○光曰仰觀象俯觀法

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以聖人

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

大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

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祕曰以天占

人者觀天以見人事也以人占天者因人以

知天意也○光曰史考察象數知人事或問

之吉凶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違

星有甘石何如祕曰或人復問史之尤著者

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曰在

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

德不在星德隆則畧星星隆則畧德也咸曰

也猶影蔽之也隆尚也言隆尚於德則影蔽

星畧隆尚於星則影蔽德業○祕曰畧規也

星之妖瑞不虛發應有德無德之隆盛亦規
德而已○光曰畧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
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
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
人○賢者志大之謂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
尚志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光曰
曰治禮義則餘無不治者所以為大聖人之
言遠如天人設教施令而人不能察聖賢人
之言近如地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鑒○光
天而瓏璽其聲者其質玉乎亦猶君子清玲
其德音○秘曰論遠近之美孟子曰玉振也
者終條理也○光曰玲璽宋吳本作玲瓏今

從李本瓏盧紅切璽音靈聖人矢口而成言
質美則聲清德充則言善
肆筆而成書矢正也肆操也○秘曰矢放也
雅曰矢弛也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
郭云弛放也
可盡性與天道○秘曰所以遠如天○光曰
聖人縱心所欲皆合於道不可殫盡言
深遠也
周之人多行○咸曰正文但云周之人
是統言衆人矣而注為仁人得行其道况衆
人者非能行道若以為仁人則又與正文相
反非揚旨也此蓋言周盛王道禁網疏闊商
賈之人皆得謗議於市故衆人略無諱忌所
行皆秦之人多病沉為病又非為衆人安有
可爾

道可沉哉此言秦法刻密偶語者棄市所行
忌甚多衆庶之人無措手足動則見病爾行
有之也病曼之也行之者秦無道也○咸曰注
殊不解行有之病曼之之義但云周有德秦
無道即未知行有之病曼之果何語邪甚非
謂矣夫行有之者謂他人所敢行天下或有
之或無之惟周之人所敢行者天下皆有之
言多也病曼之者曼長也言他人所病者或
作之或愈之惟秦之人所有病者天下長然
言無愈時也○祕曰曼無也多行樂於事業
而不墜也多病困於刑罰而不蘇也周人所
以多行者由君存而有之也秦人所以多病
者由君視之如無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
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光曰行下孟切憂
莫半切周人多賢行者有聖人之道以教之

也秦則無無**周之士也貴**道秦業隆故尊貴
之故多疵病○咸曰言周棄邪
用賢為貴○祕曰周之上以德行道藝而
升之所以貴○光曰閑於禮樂故可貴**秦**
之士也賤道否人早故窮賤○咸曰言秦棄
法而責成之所以賤○**周之士也肆**肆放任
光曰習於刑名故可賤○**周之士也肆**肆
義行○咸曰古者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
皆得獻詩以諫言周無所忌故臣下皆得肆
縱直言○祕曰肆猶縱恣也縱**秦之士也拘**
行公道○光曰優游仁義之間**秦之士也拘**
拘制曲從不肆正道○咸曰此謂秦以忠諫
為妖言或皆族之故臣下無敢議事而拘忌
○**祕曰拘拘束於法**○**月未望則載魄于西**
光曰動為文罔所制

載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出於西而漸東滿○光曰魄當作朏明也明始於西以漸變既望則終魄于東光稍虧於西而漸東魄既望則終魄于東○咸曰按周書召誥曰惟丙午朏傳云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惟三月載生魄傳云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則朏為明魄為晦矣夫月未望者即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朏于西夫月既望者即始生魄之時也正文故曰既望則終魄于東今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也而註文隨誤強解以魄為光恐失其義○光曰明在於東成魄之終其遡於日乎遡迎也言為人臣終始盛衰向咸曰遡向也夫日行遲一歲而周天月行速一月而周天故月之行終始皆向日也非有

迎日之義其上下弦之時行度近日所以光損而未盛及夫月十五日其行度遠而與日相對望所以光滿而明也猶臣之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揚子上言周秦之上故因論日月之分以明君臣之道當然而秦不然也○光曰適音素月迎日而有光猶臣賴君而有彤弓驢矢不為有矣以論有君而無臣○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安定之功遂賜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百茲矢千也此言秦之士賤而拘頗失君臣之道則安所用忠而得賜於彤茲弓矢哉故曰不為有矣注謂以論有君無臣不連上文失之也○光曰鹽落胡切與茲同彤弓茲矢人臣之上賞也人臣不得君之任使安能有功故雖受彤弓茲矢之賜未可自謂已功恬而有之

也晉平公問齊桓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
師曠曰管仲善斷割隰朋善煎熬實胥無善
齊和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
之亦其君之力也樂羊拔中山返而論功魏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
聆德前世清
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
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
執古以御今御今以
曰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言後
之為君者辨聽周秦之疏闊刻密明視臣庶
之行病拘肆則為鑑之道無近於此矣○光
曰李本聆德作聆聽今從宋吳本前世不可
見故云聽臣民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
今在下故云視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
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或曰鄭康成云心

服曰畏此言畏猶心服而畏敬之也故畏敬
於人則人亦畏敬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
之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我欲仁斯或問
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以彊世使行○
禮之拘難曰難故彊世好而禮者君子之所
以彊之○光曰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如
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如
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咸曰
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總角也傳曰貴
不期驕而驕自至是夷俟倨肆不學而能人
所易也總角之童哺啗其果亦易之也設乎
禮道不難如驕啗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哉

○光曰夷侯若原壤者凡剪髮男角女羈謂
幼子也人之箕倨驕慢及幼子啗果皆其情
所欲何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性者天然生
必彊也知之彊者習
學以至也雖為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
咸曰性者言人之性自然而好禮也彊者言
人之所難用使而為禮也性與彊既皆由禮
是其為名於行禮同也蓋因上文彊禮之論
故於此誘之爾註以生知習學之義別為一
段解之非謂矣○光曰人或性安於禮或自
彊以從禮及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
其成名一也

或曰何謂也曰撒之而已矣弓良在撒格

○咸曰周禮謂撒為正弓之器也言弓之一
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正之也人之

一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禮制之也川
此亦因上文而為之言○光曰撒居影切

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川防禁溢器範

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
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

患也○秘曰川無防則水為害器無範則人
廢業禮教失則禍亂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

不鬻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築牆

於市經營官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
言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

成也莊楊蕩而不法咸曰莊周楊朱之墨晏儉

而廢禮咸曰墨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儉
而難遵晏謂晏嬰也禮曰晏子祀其

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
冠以祭是皆不中禮也
申韓險而無化

傷於險而無教化
鄒衍迂而不信
承迂迥不可

曰鄒衍之術推天地未生及海
外山川之事迂誕而不可信也
聖人之材天

地也
覆載與天地合其德
不可逾也
光曰無不覆載
次山陵川

泉也
次聖者大賢也
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
泉○光曰得天地之一端佐天地以育

物次鳥獸草木也
區別各有所長
咸曰班
品揚亦以人分較為三等矣
上聖人如天地

也中賢人如山陵川泉也
下庶人如鳥獸草木
木也夫人之不學以勉為賢則鳥獸草木之
流矣有旨哉揚子之言○秘曰衆人也語曰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
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光

曰家於山陵川泉
以自生所得彌小

先知篇
咸曰聖人之哲動則
先知故次之五百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
謂鼓舞中

和之發在哲民情
哲智○秘曰五行傳曰哲
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

偽無不先知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光曰哲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

中和之政在
譔先知之先見故能成天下之
先明民情

化○光曰論
為政之道

先知其幾於神乎也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

光曰幾音敢問先知曰不知悟則先知非問

之所及○祕曰知其道者其如視便見忽眇

縣作眇眇縣遠視也咸曰忽輕也眇細也縣

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縣遠之

以眇縣為一事釋之頗失其義○光先甲一

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一句之始已有之祕

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

已形之後難○咸曰甲者教令之始也夫明

王之道先令後形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

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先一日易也後

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犯之

故曰後一日難也○祕曰周禮縣治象之法

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農

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凡十日是以易稱先

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夫干有

十日自甲至癸皆被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

者以甲木主仁而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

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犯之前先

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易也如當已犯之後

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難也○光曰並闕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

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子帥以正或問為政

有幾幾要也欲知為政善惡曰思斲斲厭咸曰言

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或

問思斲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王

咸曰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召伯述職

蔽芾甘棠其思矣夫祕曰周公旦攝政三監

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也故

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

光曰召實詔切匪非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

內執袁濤塗其斲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

曰齊桓公既伐楚而欲徑從陳陳不欲內之

故執袁濤塗僖公四年左民無斲之文揚

據公羊而言也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

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

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

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

斲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斲光曰何曰老人老

易

六

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

思為政如此人所思也。祕曰使人各得其所則見思矣。若汗人老慢

○祕曰汗辱也。屈人孤屈窮。祕曰病者獨

所養無死者逋祕曰見死者逋逃而不葬。田畝

荒杼軸空之謂斃民厭苦也。祕曰使人為

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咸曰欲曰使之利其

仁樂其義咸曰使民以仁為利以義為樂則

利彌廣合宜為義則其樂無窮。厲之以名

引之以美咸曰以名譽而勵勸之以美使之

陶陶然之謂日新咸曰如是則民欣然無

日新。○光曰陶陶喜為善之貌。或問民所勤勤曰民有三勤

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光

不能宣布稱上志吏善而政惡二勤也光曰掣肘不

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駢並也禽獸食人

之食土木衣人之帛光曰衣穀人不足於晝

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人君死囿禽獸故

土木衣緋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聖人文質

畫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為惡政也

者也質者言世之質野如鳥獸草木然○咸曰

人為禮樂制度以文飾之故有別也註謂因

人才質刻而畫之無乃不可乎○祕曰因其

質而文之○光曰質者為政之大體也質既

美矣又須禮樂以文之周書曰若作梓材既

勤撲斲惟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辨彰貴賤

其塗丹雘○祕曰五車十二衣

以彰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祕

曰藻色謂文物也彰明上下之體聲音以揚之歌於管絃詠

曰和鸞玉佩五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

音六律以揚之

皆所謂文質者也

載其德光顯後世

皆所謂文質者也

不鏗鍾鼓不聒吾則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

得觀聖人○祕曰聒鐘鼓之聲也聒與隱聲

相近隱訇皆聲也此皆謂質野無文而已○

光曰李本吳本聒皆作聒于粉切說文云聒

有所失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聒音云耳中聲

也今從之言聖人事業

皆在制禮作樂之中也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

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言當

隨時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

制宜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

是漆也漆甚於膠類○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

是漆也祕曰漆膠類

是漆也祕曰漆膠類

盛衰焉

咸曰觀其盛衰以爲之

昔者堯有天

下舉大綱命舜禹

咸曰大綱猶大道也禪位於舜禹孟子所謂天與賢

則與賢也。○祕曰大綱皇綱也堯命舜舜命禹。○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

屬其子不膠者卓矣

卓遠。○咸曰夏殷周屬其子孟子所謂天與子

則與子也。○祕曰卓然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矣

○祕曰畫象也何休曰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象加漢

文令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光曰揚子以象刑爲畫衣冠

異章服也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期於存公

不恤私也。○祕曰五刑之堯親九族協和萬屬三千。○光曰辟步役切

國湯武相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

矣人君之跡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禮祕曰仲尼之道亦二帝三王之道也

樂征伐自天子所出祕曰道春秋之時齊晉

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

相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爲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

○祕曰予與與同春秋之時齊晉得專征伐者蓋前王與之爾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周制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

征平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驢弓一驢
矢百實與者謂孔子刪書而序文侯之命無
所黜去則齊亦宜然也自湯武以上或曰人
稱由是言之明二霸之迹不可繼也
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
其教化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導
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
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
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
執契而已○祕或苦亂苦患○祕曰或人以
曰各有司存

曰綱紀綱紀然後綱目正○祕曰提其綱正
至於庶人上下相承如身使臂臂使指曰惡在於綱紀音烏下
同曰大作綱小作紀綱賴綱紀君任輔佐○
諸侯為一國之綱卿大夫如綱不綱紀不紀
謂失綱紀之任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紀無綱
正君無股肱國不治○祕曰王者之教化或
也仁廉禮義為其綱以糾之則百辟自正
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祕曰管仲請
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

後治人之謂大器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

必籠沓群疑之表莫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

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劫然後獲安○

祕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

為器器出於是大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能

以禮正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

國哉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覺察其人考其勲

績也○光曰工巧則績善工拙則績惡言當

先正其身或曰為政先殺後教光曰言當先

然後正人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

後可曰嗚呼嗚呼駭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

數春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吾見玄

為政先令後誅以成治

治

治

治

駒之步玄駒虬雉之晨鳴雉化其可以已

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化化之所感有自來

矣祕曰聖人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順

春秋自然之道先教不從而後刑焉聖王奉

若天道牧之而已譬如蠶之能行雉之晨雉

虫之微者非教化之所及所以然者天道自

然先化之耳斯為政所以先教也步行也崔

豹古今註云蠶曰玄駒光曰宋吳本已作成

今從李本螳出蟄而行雉之朝雉皆春候也

天以陽氣薰蒸萬物而成春聖人以道德陶

民可使覲德是以堯舜之不可使覲刑是

哉民不可使覲德民比屋可誅○祕曰王者可以德示

民而不可以刑示民亦先德後刑之義也在

民而不可以刑示民亦先德後刑之義也在

易坎險為刑而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隱
刑言險是不可顯示於人此聖人深古也爾
雅曰坎律銓也郭云易坎卦覲德則純覲刑
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則亂秘曰觀德則民生偽故亂象龍之致雨也
難矣哉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
乎道非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
後雲行雨施若大旱非有傳說賢明之實者
豈能為霖雨哉光曰言非龍也為政者當
務實不可以或問政核咸曰核實也問為政
文飾致治或問政核咸曰核實也問為政
切謂精確曰真偽用真人真偽則政核善善
得其實遠佞偽真偽則政核明則

真人顯惡惡著則佞偽息真偽審則政事核
也秘曰真真而偽偽則政得其實光曰
真偽真偽當作真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
不核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秘鼓舞萬物
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天以雷
萬物君以號雷不一三令風不再制無二也
令制御萬民雷不一五申風不再制無二也
發則羣蟄皆起雷收則羣蟄蛰戶不主於一
者也春風至則萬物皆生秋風至則萬物皆
落不俟乎再者也猶王者號令一出天下大
同大同則何一之有一出則何再之有光
曰一再言其少存雷隨風乃聖人樂天咸曰
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眾

知天命遇與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

否皆樂焉咸曰言明道立教使天下皆成其

之器者也器猶陶甄者隨小大而制之

曰陶者無模範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禮制則

人不成君子光曰宋吳本樂下有天子今

從李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咸曰故仲尼惶

孟子區區於齊梁之間者蓋此也遁離者

秘曰所謂樂天光曰離力智切

是聖人乎秘曰僚隱行怪非聖人歟

之不才其外日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與

野矣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

使子草律載設也草翔也

弘恭與石顯皆少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漢宣

元朝專律令時詭辯以中傷人光曰恭習

律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咸曰陳湯字子山漢

從事中郎莫府事一皆決於湯湯明法令常

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光曰湯善草

奏曰何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刻論語云聽

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甄

使不犯律不刻奏也光曰刻以冉切

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咸曰和謂

剛柔得所剛則甄柔則

坯甄燥也坯慢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

之和不與不成器焉失寬猛之中則不成

治○咸曰甄破瓦又破甕也坯坯恐也言陶
法太剛則破裂太柔則恐弱而不能成○光
曰宋吳本坯作坯今從李本甄居延切甄五
計切坯鋪回切坯土踈慢不黏也言甄者和
土剛柔之齊太剛則破裂太龍之潛元不獲
柔則踈慢治天下亦猶是也
其中矣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秘曰天地以中為用是以過
中則惕過九三居下卦之上不及中則躍九四居上
卦之下不及中故躍淵其近於中乎二五得中故有利
中故躍淵其惕躍故近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光被
中愈於潛亢○秘曰聖人之道中道也不及則未不及則
故於乾於日無不在中未盛明

過則吳言昏昧也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天下
之中賦多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什一
貉小貉○光井田之田田也謂古八家肉刑
之刑刑也是三千之屬田也者與眾田之咸曰
而無刑也者與眾棄之咸曰示公法無限則
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法則無
奢侈長僭亂○光曰人亦多不足矣潛亂既
眾田庶人田皆音甸與民多
竭為國不迪其法踏迪而望其效譬諸算乎

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
法度不能致康哉○光曰算西管切欲治不
而不用先王之治譬如無財
而運算終無益於富也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七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重黎篇

咸曰夫幾神之道一貫乎君臣則至化具矣故次之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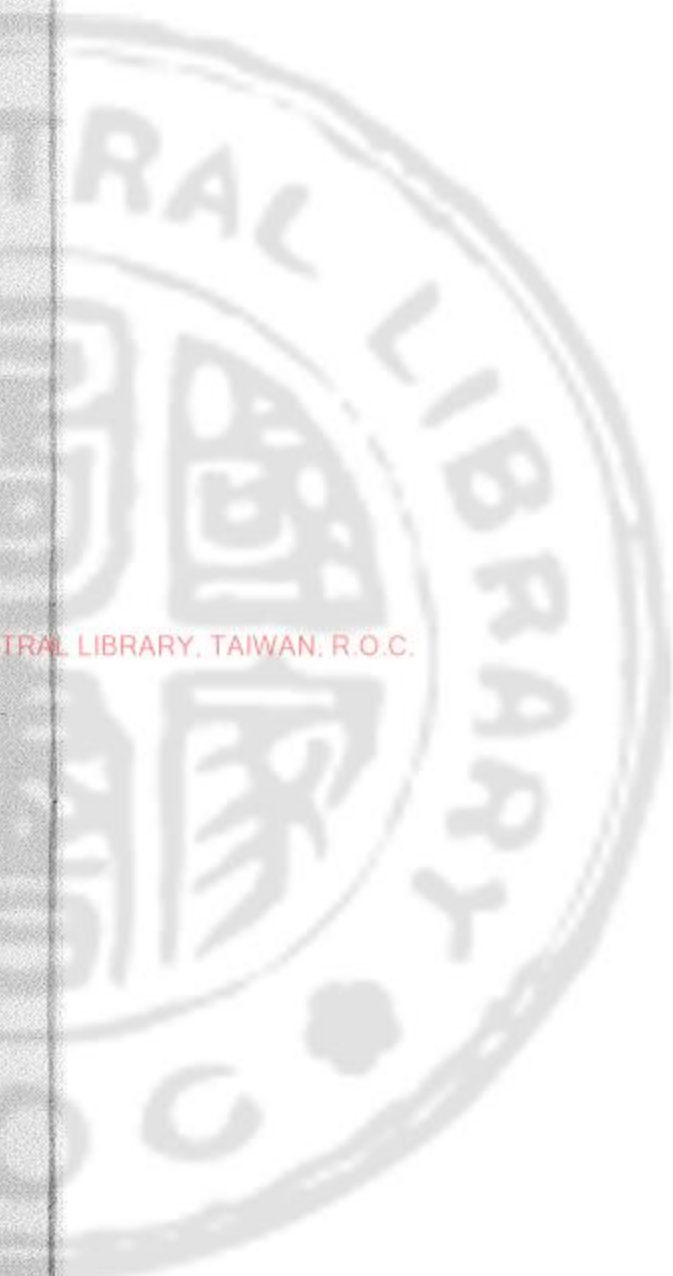
言志

業不同也又云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也○祕曰檢身事主賢愚逆順曾不齊一

一槩諸聖

邪或以聖人之道槩平之○咸曰或以

以聖人之道槩量之○光曰經 譏重黎 咸曰仲尼所論者揚子不敢復措辭 君聖



臣賢那乃其昌下陵上替天命不常得其道者不俟終日以保萬世也○光曰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主司

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祕曰昔之重黎當今之世何官也曆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光曰重曰近義近和莽時亦復立焉聖直龍切下同曰近義近和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咸曰莽更名大司農曰義和義與古殊矣揚故舉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其本而譏其殊

黎義主陽和主陰故云耳○光曰王莽置義和及義仲和仲官其所掌未聞或問

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

○咸曰註殊不明揚之旨大非矣學者宜自思之○祕曰或言黃帝三百歲或言升龍登仙帝王世紀史記皆曰託也假黃帝也昔者妙氏有是言故問其終始

治水而巫步多禹妙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

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蠱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扁鵲盧人也

而醫多盧太山盧人○咸曰夫欲讎偽者必

假真讎類○祕曰讎匹也欲匹偽必以真使人信之○光曰讎與售同詩晝切禹

乎盧乎終始乎

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歎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義

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

或問渾天

光曰渾天曰日落下閔營之鮮于妄人度之

各切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

下閔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算

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咸曰漢落下閔

鮮于妄人耿壽昌算造圓儀以考歷度蔡邕

云名天體者有三家一日周髀二曰宣夜三

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

考驗天狀多所遺失政令官不用惟渾天者

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

揚子作太玄亦取象於渾天言渾淪而行故

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光曰宋吳本

作幾幾乎今從李本光請問蓋天

謂象之謂作渾天儀請問蓋天

曰蓋天即周髀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歷度

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

周髀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曰蓋哉

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曰蓋哉

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

易子卷二

三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曰神怪茫茫若存若

亡聖人曼云子不語怪之謂○祕曰神怪無

無也○光曰曼或問子胥種蠡孰賢咸曰伍

臣文種范蠡越臣問此三人曰胥也俾吳作

亂於闔閭使弒僚破楚入郢郢楚都也○祕

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

平王殺奢并殺兄尚子胥亡後奔吳知吳公

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

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

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

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六年楚昭王

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

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聽

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與唐蔡伐鞭尸藉

館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祕曰吳

墓出其尸鞭之五百然後已藉館舍室也皆

不由德報父兄之耻於斯則無禮○祕曰自

非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於禮可去

卒眼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

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

易子卷七

四

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以吾種蠡不彊諫

而山棲光曰責其不彊諫於未俾其君誦

稷之靈而童僕祕曰越三年勾踐聞吳三夫

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之為未可而勾踐不聽

遂興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

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

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

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

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二臣盍

強諫而免此敗又終弊吳祕曰勾踐後用范蠡計果

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

勾踐欲許之范蠡諫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

自賢皆不足邵也無名焉若以賢者議之俱

不足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

善○祕曰范蠡既去越乘舟浮海以行終不

反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

諛之越王乃賜種劔種遂自殺言蠡遺種書

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而遜於賢

則不足可以合肥遜之義耳在易遜之上九

曰肥遜無不利○光曰策謂警之使去賢此

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光

但首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

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干越之劍者匣而藏之

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祕曰言為權首者先亡也。范曄曰夫為權首鮮或不及陳。或問六國並其已項且猶未與况庸庸者乎。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秦也。魏燕趙齊楚之六國並立其久矣。一盛一衰至秦始皇三載而咸。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稱皇帝。今言始皇三載而咸者。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光曰按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滅。時激地保人事乎。齊天下為一。今云三載。闕。保地勢以全之乎。修祕曰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光曰激當作徵。古克切。激。

其可取之時。○曰具。咸曰具備也。請問事。咸曰問三祕曰問。○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祕曰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於是遂強而蠶食六國。保。○祕曰問。○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采食稅也。涇涇水也。○咸曰賈誼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故憑此險固。事便則可申之以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亦有地保之道也。○祕曰東以太河為溝塹。南以商山為險阻。西以雍

梁二州為供事北以涇水之根為鹵地勢便
則申勢否則屈此地保也采事也書曰百里
采孔云供王事而已光曰宋吳本高山作商
山今從李本梁州蜀地也鹵掠也涇根謂義
渠掠其畜激秘曰問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
食以自資激時激

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

方比○咸曰賈誼云始皇執敲朴以

鞭笞天下言易也此云六國方木將相方肉
者言六國與將相之勢方如木肉而始皇與
將相之威方如斧刀故以斧刀而伐木肉亦
易之矣此亦時激之道也○光曰始皇欲斷
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
相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懦弱方如
肉故始皇所以能兼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外
天下者適丁是時也

候望羅衛人子○咸曰秦伯謂秦襄公卒吞
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始列為諸侯

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

咸曰赧周赧王也言秦自襄公始為諸侯

由孝公以來益疆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
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赧王曾無盡
以制之乎○光曰赧奴板曰天子制公侯伯
切侯衛畧舉九服遠近

子男也庸節

言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序

節莫差於僭

咸曰言五等之禮各有其序

僭莫僭於祭

咸曰僭之大者祭莫重於

地地莫重於天

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地○則襄

文宣靈其兆也

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一朝一夕○祕曰僭兆已

見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

音光曰時文

宣靈宗與鄜密上下用事四帝

光曰鄜而天

王不匡反致文武胙

宗尊也文公起鄜時宣

時○咸曰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

之而吉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上於鄜衍

史敦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鄜時也

至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也此言

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已僭天子之禮用事於白帝青帝黃帝炎帝四帝矣而周之微

弱不能正之反致文王武王膾胙於秦也故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據於

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何節之有哉○光曰宋吳本天王作天下今

從李本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

骨咸曰肌喻遠骨喻近言當是之時周已衰極諸侯強大四境之內各以兵力來侵遠

削而至於近矣赧獨何以制秦乎人之迷也其日固

非一人之所支也○咸曰周自平王下衰加之嬴秦累世強暴至始皇卒滅之所謂大樹

將顛非一繩所維豈赧王可制乎○祕曰周平王東遷秦僭天子之禮至顯王四十四年

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靖王立六年崩子赧王立至秦昭

襄王五十一年使將軍繆攻西周赧王頓首
自歸盡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而
歸其君於周明年九鼎入秦周遂亡豈或問
赧之出獨能制之乎○光曰攘取也

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
○嬴秦姓政始皇名
王子也莊襄王卒政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

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收上郡以東
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
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
得齊王建始并天下故**秦十五載而楚**
云二十六載擅秦也

咸曰始皇自并天下後十二年卒胡亥立三
年為趙高閻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
羽號西楚霸王故**楚五載而漢**
云十五載而楚

命分天下後五年而定**五十載之際而天下**
歸於漢故云五載而漢

三擅天邪人邪
咸曰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
下三專於人其天命曰具備有之也○秘曰
邪人事邪擅專也

定**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
雖欲漢得乎
咸曰言周以公侯伯子男五等

輔王室而無患雖欲擅漢不可得也○秘曰
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
五等諸侯之爵暨乎周末諸侯流為十二國
當是之時高皇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
得**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

故天下擅秦

卒終也之至也。咸曰蚩蚩無

徒為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秘曰解朝

日離為十二合為六七秦稱富強故六國之

眾皆為秦而弱周終然危懼故秦專其政以

擅有天下屏營猶經營也李周翰曰屏營迴

惶也。○光曰音義曰屏音并謂屏營猶旁皇

失據之貌言六國與相陵弱周室適足為秦

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失其馱罷侯置

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秦失其馱罷侯置

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離。○咸曰馱

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

無防微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睽乖也。○秘曰

秦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諸侯力爭以弱見奪

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

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維城之固

則天下孤睽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曰秦據

勢勝之地聘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

因於其所習自任其私智嫫笑三代蕩滅古

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

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光曰用

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

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賦役故

相乖離殺守而為盜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

天下擅楚咸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

也。○光曰宰

割擅楚之月有漢初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

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咸曰項羽

既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既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
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
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
奴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
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嚮
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事兼
之亦天也○光曰初與創同言周秦楚漢一
廢一興皆天命人問人事者何也曰兼尚才
使然非專人事祕曰獨問人事曰兼尚才
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尊也右上也左
下也言秦楚漢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尊其
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奇數雖皆謹於時
然所取之異故一忘一興此乃人事也○祕
曰雖人事亦須謹慎於時然後動也○光曰

兼才謂總覽天下之英才右
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天不人不因人
不天不成因其人而與之其人非受天命亦
無所成天命天數皆天也書曰天之歷數在
汝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光曰天之
禍福必因人事之得失人或問楚敗垓下方
之成敗必待天命之與奪或問楚敗垓下方
死曰天也項羽為高祖所敗於垓下臨諒乎
信如羽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咸曰言漢
之言否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咸曰言漢
能屈已以用羣臣之策群臣能屈已以悅羣
士之力故勝也○光曰羣策無能出漢之右
者故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為羣
策所制故曰羣策屈羣力
楚傲羣策而自

屈其方傲惡也。咸曰楚有一范增不能用

是惡群策而徒屈已以自用其力故

敗也。○光曰廢徒對切既廢屈人者克勝克自

屈者負負天曷故焉言無私親惟應善人。○

何預天事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光曰為

令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典主言

秦雖兼天下楚雖暴立但為天掌其命以擇

賢主爾故其興之忽廢之速也秦縊灞上者

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

故謂之縊楚分江西者分散也羽與江東子

弟興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曰天胙

謂之西也。○光曰分謂身首五分

光德而隕明忒天之者明乎秦楚忒惡之所致

○秘曰昭德者天福胙之令長彰惡者天隕

越之令短。○光曰胙與祚同忒當作慝惡也

光德謂德之昭融者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

虞三代咸有顯懿咸曰有熊少典之子黃帝

也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咸曰天

帝之庭猶皇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明

階帝錄之義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明

易子卷七

三

云簡在上帝之心五帝三王以明美若秦楚

之德故為天所祚人所愛而久長

疆閱震撲胎籍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咸曰胎當為胎

字之誤也閱狼也胎籍猶暴侮也○秘曰閱

闢也撲猶言擊也胎始也籍狼籍也謂亂也

三正天地人也胎籍猶言淑擾也黎苗九黎

恭○光曰閱許激切胎當作胎徒子弟且欲

喪之成曰子弟至親况於民乎况於鬼神乎

廢未速也不道早亡○秘曰謂其或問仲尼

大聖則天曷不胙胙主○秘曰不曰無土曰

言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秘曰舜禹曰舜以

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

聖以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

或問聖人表裏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

忠信裏也明乎得或問義帝初矯矯立○咸

懷王之孫心也胡亥三年沛公與項梁共立

為楚懷王至漢元年項羽陽尊之為義帝實

不用其命故云初矯劉龕南陽劉高祖龕

光曰矯舉也初舉兵項救河北羽二方分崩一離一合

易卷二

三

設秦得人如何設假咸曰言義帝初立時

各歸一方當此之際設令秦尚有人復起如何也

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北二方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人以關

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王孫心也沛公項梁共立之以從民望是矯也漢王始都南鄭屬

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南東道項羽都彭城屬河南道而連河北道或人以其地勢言之

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

非一朝一夕也

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

韓信黥布皆

矣

光曰天下怨怒莫為之用

韓信黥布皆

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

窮極

咸曰卒

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

其鋒鏖如劍之立而秦欲再起南面稱孤以

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

猶不也言不可也

淮南王二王皆無其德徒以戰鬪立功使左

右劍立南面稱孤終窮於是而見戮無乃勿

為王其愈平劉昭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

帶劍故蕭何劍履上殿是也

光曰信布以

匹夫杖劍自立雖斲貴而

或曰勿則無名如

禍辱隨之不若始者勿為

何咸曰言不然則為秦曰名者謂令名也

曰名者謂令名也

夫貴名者

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

咸曰令善

善名也

言所謂名者宜立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

忠以為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為之逆矣

安可謂善哉。○祕曰：二王皆忠，或問淳于越。

不終而躬為反逆焉。有令名。曰伎曲。咸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謂始皇

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救哉？事不師古

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請問曰：咸

如何而揚以為伎曲？言有伎有曲也。請問曰：咸

問伎曲曰：始皇方虎捩而梟磔，噬士猶腊肉

也。越興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

○光曰：宋吳本越與作越興，今從李木。捩音

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舉其

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無撓，可謂有才伎也。

○光曰：宋吳本越與作越興，今從李木。捩音

也。越興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

○光曰：宋吳本越與作越興，今從李木。捩音

也。越興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

○光曰：宋吳本越與作越興，今從李木。捩音

也。越興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

○光曰：宋吳本越與作越興，今從李木。捩音

也。越興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

易子卷七

五

列陳陟格切。仕無妄之國。○乾道四德而秦世

稱之者，蓋無妄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决

行於世，詎免乎災。青若天下雷行，而不以正

道天命不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撓，自令之

間而不違，可謂曲矣。○咸曰：撓

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遠去也。言秦亡道如

是而越自使令之間，不能違去於秦，以高飛

遠引，徒欲分解其亂，雖能強言封建之事，亦

曲矣。○祕曰：越事秦暴虐，必行之國，祿其粟

受其亂，自始皇下令之，不能違而去之。

是曲已，李斯謬其說，請大。○學詩書百家語

有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光曰：並闕為或問

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

每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取於井幹闕下茅

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與執轡虛左

親迎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

未辯歟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

揚子云蔡生未知孰是咸曰亨當作烹字

之誤也言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烹

殺也未辯者言韓生未能善辯使其都咸陽

以免其殺光曰幹音韓乘繩證切亨與烹

同音義曰史記作蔡生光謂井幹謂始皇殺

諫者二十七人積屍闕下如井幹之狀言茅

焦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以其辯曰生捨其

也蔡生不能移項羽或者未辯歟

不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咸曰生謂韓

作沐猴亨亦當作烹也項羽既殺子嬰燒其

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

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秦皆

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

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

易子卷七

七

其心而後語 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劇虎

其而後動易 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劇虎

亦宜乎蓋不能危行言遜也光曰言蔡生

知項羽暴伉素不為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

從而訕之是自有沐猴之狂也易曰君子安

易子卷七

七

牙矣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劇

所諫皆逆其意而許其事所守皆陳母后之

大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

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光曰託居謂

切劉音磨直數其惡是逆許歡之以孝入之

以忠是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

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祕曰甘羅甘茂孫

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以

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陳平周勃皆十

二歲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光

曰以甘茂之孫張良之子故能如此其慧乎

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天才自然發其神心

之生天與之才譬如茂良非假父祖使之或

然也○光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

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

辯也光曰酈音曆食其韓信襲齊以身脂鼎

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

也小有才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

其身而已○咸曰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

之衝又願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又說齊王

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蒯通所說

忌其憑軾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

齊王疑食其賣已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

之不能辯勢之然也何哉夫前與之和後暴

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如仲尼
之於衰周孟軻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辯說人
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蓋耻之也
○祕曰幾近也夫辯者辯其禮樂之所歸行
之而為君子也如事談說以辯於人不亦幾
乎脂鼎哉○光曰幾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
志則可矣若恃其辯欲或問崩通抵韓信不
能以欺誘它人此危事也
能下又狂之鼎足而立信不忍背漢遂謝通
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抵擠也謂其談
說若擠排使之○光曰信既不用其策又陽
狂為巫言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
亦未辯曰方遭信閉如其抵若門戶之閉
無噦曰噦可抵乎噦之詐謀以動之其可抵
噦也

乎○光曰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噦况拊鍵乎
咸曰司伺也拊拍也言賢者伺見禮制則動
小人伺見噦隙則作况拍去關鍵乎○祕曰
司主也賢者所主人事使人惟禮是視不為
小人噦噦之謀况信拍鍵而閉之乎言不可
為也拊拍也鍵鍵籥光曰拊音撫鍵其輦切
鍵籥匙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釁隙
則抵之抵噦猶不可况閉乎或問李斯盡忠胡
戶無隙而欲拍鍵彊入乎
亥極刑史公語忠乎謂盡忠乎曰斯以留客
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至作相祕曰李
以為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至作相祕曰李
蔡人也斯嘆曰吾以忠死宜矣而二世夷其
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遂留之以至

丞相言其信重。○光曰：因上書留客，用狂人

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

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

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

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

恐誅，乃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

皆非忠直。○光曰：於此數事，皆不忠欲於何

所用其霍忠請問霍光忠乎曰：始元之初，曰

武帝以光行周公之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

元六年，詔鄒、魯、燕、趙、梁、淮陽、楚、魏、齊、魯、

推酈、關、內、鐵於，是利擁少帝之微。曰：昭帝

復流下庶人，休息。

政事一決光班，擢燕上官之鋒。曰：始元之

固曰：擁昭立宣，擢燕上官之鋒。曰：始元之

旦上官桀等謀反，皆誅滅，處興廢之分。曰：昭帝

之班固曰：擢燕王什上官，處興廢之分。曰：昭帝

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賀立，

二十七日行，淫亂，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光白

太后廢昌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堂堂乎忠

難矣哉

秘曰：光茲數事之忠，堂堂乎它人之

所難行哉。○光曰：李本作始六世之

詔宋吳本作始六之詔，音義曰：天復本作始

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號也。興廢謂廢

昌邑王立宣帝，堂堂勇貌言此皆至顯不終

霍光忠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說。皆至顯不終

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

之而不討賊。○秘曰：光夫人東問顯使淳

于衍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為后
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
終至棄市。光曰：光知妻顯為，或問馮唐面
邪謀而隱蔽不言，忠不終矣。

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秘曰：馮唐為郎，面對

文帝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信文帝不能用乎？光曰：頗、滂、禾反。曰：

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

牧曷不用哉？秘曰：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坐欲以激文帝耳。至于不入

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德聞之矣。於德又何如？光曰：罪不孥，止罪其身，不宮。

曰：問文帝之德。光曰：罪不孥，止罪其身，不宮。

不女出宮人嫁之館不新仍舊制也陵不墳葬於

因山不起墳或問交曰：仁秘曰：仁者不棄其交。光曰：惟仁人之交，不以

利勢而以德義問餘耳陳餘曰：光初有始無終。秘

勿頸之交，後有隙卒相滅亡，故曰：光初竇灌

曰：凶終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下勝相助，犯觸

交雖不變其初，然終以朋黨陷於或問信曰

大戮亦不足貴也。君子義之與比或問信曰

不食其言食偽。秘曰：孔安國請人曰：晉荀

息秘曰：僖公九年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

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
以忠正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
里克殺奚齊卓趙程嬰公孫杵臼公三年大
子荀息死之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杵臼不死
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杵臼不
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
趙武也子雲稱履信之人據司馬遷而言也
案成公八年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也曰
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
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勲而無後為善
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
立曾不逾歲謂之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此章
遺腹遷之妄也秦大夫鑿穆公之側全論
不食言之德○祕曰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
行滅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

良皆穆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至葬則鑿其
塚壙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也左傳譏
之者譏穆公也至三問義既聞諸賢之信曰
良則不食其言者也問義又問於義誰得曰
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死生之宜也不得
嬰杵曰兼平信義也秦晉大夫止可謂重言
之信蹈義則未也○咸曰行而宜之謂義
言仁智禮信之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
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
已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
陳乾昔死其子曰以徇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
弗果殺茲得其宜也○光曰程嬰自殺以或
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或
問季布忍焉可為祕曰季布楚人也項籍使
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

揚子卷七

三

祖購求千金困迫乃為奴賣與魯朱家○光
曰季布勇者乃至髡鉗為奴安能忍耻如此
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乃忍辱貪生者
退必以禮義○光曰有才能自惜其死欲有
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為之君子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則不然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
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苟患失之無所
明哲者見於未萌識於未兆觀項羽之庸烏
肯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是則
當其急也安可避耶○祕曰不終項仕猶言
終不仕項言項羽不師古而奮私知謂之明
哲豈終仕之哉如果果有明主而終仕之安避
其難○光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

早去之若終仕羽羽敗或問賢曰為人所不
當死之復安所避乎或問賢曰為人所不
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顏淵簞瓢
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
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
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咸曰擬人必於其倫
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况
以韋玄不亦甚哉○祕曰顏淵之賢倍躡之
賢韋玄之賢未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
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
俱盡至賢之道哉○光曰李宋吳本無成字
音義曰天復本作韋玄成今從之顏淵黔婁
安貧四皓輕祿位而重禮問長者曰藺相如
韋玄成讓爵皆人所不能

易子卷二

三

伸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

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伸理於秦

樂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城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歛之也朱家以季布

有阨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為郎三人同室一人

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又人

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

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倍光謂塗當作渝變

也或問臣自得也○祕曰何以全臣之節曰

祕曰揚恐不諭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

衛將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

時上問與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曰磾為人謹慎目不逆視數十

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丞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當在獄中吉嘗救護

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官至御史請問臣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

自失咸曰邪而私乃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

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

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田廣

名爲宣帝擊匈奴不利賈誼婦人也韓馮翊
名延壽翹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爲姦而
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或問
人殺侍婢圍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
持滿曰掇欹 欹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
猶抑損之也言持滿者當自抑損以正其欹
不然則覆矣○秘曰掇亦持也魯桓公之廟
有欹器曰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
持滿盈如持欹器也○光曰李本無欹字今
從宋吳本**楊王孫** 倮葬以矯世 倮厚葬也○
掇於華切 倮葬以矯世 倮厚葬也○
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報祈侯曰蓋聞古之
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
吾是以倮葬將以矯世 倮厚葬也○
也○光曰倮郎果切 倮厚葬也○

後喪過 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 倮厚葬也○
乎哀 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 倮厚葬也○
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
事復尚爲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
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
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禮于當以倮
乎若欲爲已甚以矯世則莫若**或問周官曰**
效古葛溝者爲上矣何以葬爲
立事 咸曰制二日六一官可謂立事 左氏曰
矣○光曰設官分職以治萬事 左氏曰
品藻 咸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論其善否
皆得其當可謂品藻矣○秘曰左氏品
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矣**大史遷曰實錄**
○光曰品第善惡藻飾其事 大史遷曰實錄
不虛美不隱惡○咸曰遷採春秋尚書國語
戰國策而作史記其議事甚多疏略未盡品
易 卷二

藻之善故揚雄稱實錄而已蓋言旦能實錄
傳記之事也○祕曰本傳曰自劉向揚雄博
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
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
不隱惡故謂實錄蓋言其序
事而已○光日記專而已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七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八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淵騫篇

咸曰以君臣者率迪淵騫之行則可勝道哉故次之重黎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

先曰宋吳本迄作訖今從李本迄至也德

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

品藻

定其差品及文質也○咸曰品歷世之臣貴為不少矣然以淵騫為不可及而

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

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未知其據
焉。○祕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
德行顏閔所以為品藻也。○譔淵騫
○先曰尊卑謂才德高下。○道豈不
大哉賢哲所得各有
差品一本無此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祕曰據顏淵閔子騫

音烏問今世曰寢咸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

何無其人曰寢咸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

游夏諸子在室明入聖人之與者也。○祕曰

在當為不字之誤也名愈彰而道愈隆故曰

不寢。○先曰宋吳本作在寢今從李本言淵

騫之才今亦有耳但寢伏不為人所知也

或曰淵騫曷不寢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

而淵騫二子奚不然祕曰

淵騫非有文章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

著世何為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

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咸曰夫

與尚可至焉如顏閔則與聖人高飛冥冥而

絕者也其可慕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

皆有聖人之一體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揚

子之論在於是一邪巽風也勃勃輕迅貌。○祕

曰淵騫得聖人而師之譬如攀龍鱗附鳳翼

巽風以揚之勃勃然而興後之人不可及也

如何其寢如何其寢言其道愈不寢也。○先

曰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

如其寢言其不可寢伏也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

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咸曰揚以門

人為三品論

之也言淵騫為其絕游夏之黨得其奧七十
子亦被其淳道矧文章末業爾何難為哉○
祕曰非止淵騫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日有聞
見所以學為賢哲君子也至於文章何足可
為哉文章謂若十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史
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
經○光曰宋吳本作七十二子今從李
本言遊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君子
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
皐陶以謨非絕德邪是皆德之殊絕○力絕
者何○祕曰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扑牛非絕
日問絕力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
力邪死然○祕曰秦悼武秦惠王之子也武

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王與孟說舉鼎絕膺而死扑牛亦多力也呂
氏春秋曰遂擒推移大儀高誘云桀多力能
推移大儀因以為號○光曰扑牛謂以兩牛
相擊如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
扑手狀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祕曰荆軻衛人
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請問孟軻之勇曰
大盜耳○光曰比諸盜賊請問孟軻之勇曰
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
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若衛靈公之
雲應以德義○祕曰養浩然之氣勇之
大者○光曰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魯仲

連傷而不制

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爵

宦好持高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新垣

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控之垣

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遂辭

而去終身不復見傷猶倨慢也制猶整肅也

言仲連倨慢於爵利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

○光曰宋吳本傷作傷制作制介甫蘭相如

曰傷古蕩字制古制字今從李本

制而不傷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

趙惠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既罷歸以相如功

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羞不忍為之

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

車避匿嘗曰顧吾念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

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

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此

言藺相如自屈如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倨

慢於爵利也○光曰音義曰傷與蕩同光謂

蕩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

貴動其心而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或問鄒

死生動其心而未能忘富貴故云然

陽吳之梁然否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置幾

矣哉鳥罟謂之罟猶人之縲繼幾危也獄中

咸曰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為羊勝公孫

詭所疾而讒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

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

疑者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解以免固亦危矣。○光曰：「杭苦兩切。」置昌鐘切。幾音機。孔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已也。陽初仕梁，未為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深言以疑。或觸機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分疑。或

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

歌楚人也。問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有益於國乎？」

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

竊國命。○光曰：「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四

故曰姦臣竊國命。樛里子之智也，使知國

如知葬則吾以疾為著龜。秘曰：樛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骨

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臺之

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

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

家未來之安危亦如別葬，則其神智如著龜。

周之順報以成周而西傾。咸曰：昔周武王都

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

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

秦都咸陽在西，而報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

○光曰：宋吳本作周之傾，報今從李本音義。

曰：諸本皆作順報，順靚王及報王也。俗本作

慎誤也。史記作慎靚王，索隱作順靚王，或是

慎轉。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秘曰：周

為順。顯王四

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
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
曰東并本紀曰文公卒孰愈咸曰問西傾東
葬西山○光曰并音併孰愈并誰優○祕曰
或者以子雲不與秦故曰周也羊秦也狼咸
問西傾東并誰為優曰周也羊秦也狼咸
周衰弱如羊然則狼愈歟光曰問強猶曰羊
秦強暴如狼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
狼一也不過猶不及兩不與也○咸曰言周以
異而不道一也○祕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也今秦以暴
虐易微弱而民不安堵何愈之有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
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

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身之
所以務民之義○咸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
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起
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始皇欲遊天下乃
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
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為趙高所害吞
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
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
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
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
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
不亦宜乎今揚旨與遷同故備載之以見始
末光曰李本屍作死今從宋吳本塹七豔切
洮士刀切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
相息亮切

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祕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故曰人易貨○光曰捐千金而得子楚曰誰

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雖聞列封先笑後

竄流○祕曰不韋仕不由道且貨財而佞於

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徙蜀飲鳩而死是徵取國權以易宗族

○光曰貪國權而喪其宗族呂不韋之盜穿窬

之雄乎非盜如何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

見雒陽也雒陽不韋所封國也揭雒陽而行

伺慢藏而得之不過一擔一石而不韋伺人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雄也子楚立是

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光曰窬音踰瓊都濫切

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

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

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奚何○咸曰白起事秦為

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

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乃挾詐而盡坑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光曰用將所以救

亂誅翦問王翦○祕曰王翦穎曰始皇方獵

六國而翦牙欵咀噬用牙言其酷也欵者絕語歎聲○祕曰言翦之助惡

也牙欵謂切齒而怒也欵怒聲太史公曰王翦為秦將夷六國○光曰欵烏開切翦為之

牙以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要離

吳人棄家而為國疑其曰離也火妻灰子以

反於慶忌實蛛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

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燒

妻子詐為吳仇離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

蜘蛛之小巧耳○祕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

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

其灰走見慶忌以劔刺之譬如蜘蛛之螫毒

於人而靡死也焉可為義哉靡披靡而死也

○光曰宋吳本螫作螫今從李本蛛音誅螫

音矛屬與糜同音義曰賈誼新書曰蛛螫作

網光謂政也祕曰聶政軹深井為嚴氏犯韓

靡爛也政也里人也問其義乎為嚴氏犯韓

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

之義也俠累韓相名也○祕曰嚴仲子事韓

失游齊交聶政政後伏劔至韓刺殺俠累因

自鉞面决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其姊娒如韓

之市伏尸哭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曼無也

言政知娒之忠烈乃鉞其面使他人無所識

認且欲全其娒者也小爾雅曰曼無軻也問

也○光曰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軻也荆

軻○祕曰荆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元之圖

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咸曰燕太子丹

以荆軻為上卿

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利七首與秦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揜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秦王左右遂焉可謂之義也前殺軻矣○光曰亢音剛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

或問儀秦學平鬼谷術而習平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

夫秘曰張儀魏人也蘇秦雒陽人也俱事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谷關十五年問曰詐人也聖人惡諸尚權變聖人不是道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尚權變聖人不取也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曰甚矣鳳鳴而驚翰也咸曰鳳鳴謂孔子辯也○秘曰驚擊也鄒陽曰驚鳥累百○光行也○翰胡安侯肝二切驚鷹隼也翰羽翼也曰然則子貢不為歟言子貢亦游說抑齊破儀秦非道則子貢學孔子矣不為之乎○光

曰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游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揚子曰亂而不解子貢耻諸說而不富貴儀秦耻諸其義高耻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祕曰子貢之志在解於禍亂儀秦之志在求於富貴苟求富貴則無所不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蘇秦佩印以抑彊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衛後破山東○咸曰迹不蹈已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祕曰儀秦雖同術豈非才乎秦則務縱橫儀則務解之二人之迹各不相蹈

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

曰祕

任佞也巧言近佞不以才也○光曰宋吳本作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以才矣今從李本任音工難讀如字佞者口才也舜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揚子言驩兜之徒能以巧才乎才非吾言惑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

徒之才也

也○光曰儀秦之才非元凱之才美行

美行

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

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祕曰行人所不能四皓也○光曰角盧谷切或作角音同

言辭婁敬陸賈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為漢臣又作新語高祖

善執正王陵申屠嘉

不從免陵乃得封之汶

帝佞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折之又晁錯犯憲
嘉奏誅錯○光曰宋吳本正作政今從李本

折節周昌汲黯高祖欲易太子周昌面爭以

相汲黯面折弘於上前以為弘諛不忠○秘

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為亂

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守儒袁固申公袁固

能乃降其折節可尚矣守正

以得臯於竇太后后使入園擊彘申公守正

以事楚王卒為楚王所烹此二公終不屈其

道○秘曰袁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生問老子書固曰

此是家人言耳湏之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

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綰王臧謂天子欲

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

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壁安車駟馬迎申公

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實大災異

后不說儒術得縮臧之過申公以疾免

董相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或問

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曹參奉隨於後不失

光曰非蕭不能規非曹不能隨滕灌樊鄴曰

二人協心共成漢道其賢等耳滕灌樊鄴曰

俠介高帝為沛公時而夏侯嬰灌嬰樊噲商皆

已從之為持衛也○秘曰滕公夏侯嬰灌嬰

樊噲商皆俠剛介之士易叔孫通曰繫人

也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

易之卷之三

三

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著漢儀簡牘之人也
也。繫猶牘也。說文曰：牘，璞也。西京雜記曰：子
雲好事，常懷鉞提繫，光曰：「闕。」袁盎曰：「忠不足而
繫才，敢七廉七豔三切。」
談有餘：而說景帝斬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
不足也。諫遷淮南。
晁錯曰愚：畫策削諸侯，王
王而談有餘也。
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明，朝服斬於東市。
祕曰：晁錯知七國之彊，不奉辭伐罪，而請削
乃為袁盎之所中，而不能預言古之愚也。直
晁錯有焉。○光曰：音義曰：天復本愚，作由忠
今從諸家，錯知諸侯太彊，必為亂，故削之。而
七國尋反，身死東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所
欲分國邑侯子弟而諸酷吏曰：虎哉虎哉角
侯自弱也。故以錯為愚。

而翼也：郵都審戚張湯杜周之徒。○咸曰：韓
人而食此以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暴之甚
也。○光曰：不仁之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
翼。
貨殖曰蚊：咸曰：孔子云：賜不受命而貨殖
殖聚歛，聖人之所疾也。漢書稱：揚子不汲汲
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甔石之儲，晏如
也。今或人問貨殖，故答之曰：蚊亦疾之甚焉。
夫蚊之為蟲，喙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貨殖
之徒，兼并聚歛，非義是存，亦所謂喙人而求
生矣。祕曰：貨殖之人，折毫顧利，微而食人，其
猶蚊也。
曰血國三千使將疏飲水褐博沒齒然
也。咸曰：揚旣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
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

易子卷八

三

將使其飯疏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言友
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下無答文者蓋揚
鄙其不論教而彊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
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
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
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
沒終也齒年也○祕曰揚恐未諭故再釋之
曰貨殖之心若蚊自務輕飽而血視三千之
國使將踈飯飲水衣褐博之衣沒其年齒而
後已也齒齡也按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
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千者蓋貨
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歟○光曰李本
作沒齒無愁也今從宋吳本蚊下曰衍字褐
毛布也褐博以褐為寬博之衣也三千言其
衆也言貨殖如蚊嗜民之血
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
或問循吏曰吏

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游俠曰竊
咸曰言如是者始可謂之吏也
國靈也徒○咸曰荀悅云立氣勢作威福結
私交以立疆於國者謂之游俠此云竊國靈
蓋言竊行國之威靈以為之疆○祕曰靈福
也遷載游俠竊國之威靈為已之私義者也
○光曰國之所以能為國者以在上者執號
令御其下如人
倂幸曰不料而已籍儒鄧通
之有神靈也
王孫李延年之徒○咸曰料度也夫倂幸者
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機弄亦
不度者也○光曰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
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
載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行

舍藏功成身退陳平之無悞內明其畫外無違悞○

○光曰李本悞作悟今祕曰所舉必行無謬悞絳侯勃之果祕曰誅

從宋吳本悞與忤同處與廢之分而不懼於大事霍將軍之勇祕曰光摧燕上官之鋒

卒之際則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此數公遭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漢初定倉

伊周同風未終先王之禮樂○祕曰言此數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

光曰言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謂之社稷之臣也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

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曰仲舒欲為而之道○祕曰誰近社稷之臣

不可得弘容而已矣利用安身○祕曰仲舒

外之故不可得也禮樂志曰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曰未有

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

皆其約以順上旨是取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容而已何暇禮樂哉

張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無阿於意○

其所謂平矣○祕曰張釋之為廷尉不族盜宗廟御物者執法之平也贊曰張釋之之守

法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

疑後至取而治之乃巫成尹扶風之絜尹翁

方遂也○光曰雋徂克切歸清

易子卷八

廉有節不
王子貢之介
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

被滋垢
斯名卿矣將
既聞名卿曰若條侯之

守咸曰周亞夫也守謂守細柳○光曰壁長

平冠軍之征伐
秘曰長平侯衛青冠軍侯博

陸之持重
秘曰博陸侯霍光贊曰臨大節可

謂名將矣請問古
欲知古曰鼓之以道德曰

猶益贊禹而有苗格○秘曰以道勝者帝以

德勝者王帝王之兵前無敵孫子五教之計

一曰征之以仁義
咸曰猶常武所謂既敬既

道
戒惠此南國○秘曰荀卿

曰桓文之節制不可與尸血刃皆所不為也

以敵湯武之仁義

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

古之膚使其猶劣諸
膚美也○咸曰張騫嘗

往兩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

不失後亡歸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

二人得還蘇武嘗使匈奴中單于說武令降

武不聽單于怒幽武真大窖中絕不與食又

身者久留匈奴

五

奴不顧其死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

易子卷八

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

咸曰揚鄙朔之為政所以

自發論也表則也蔑絕也謂朔之言行不純

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詠諧射覆隱語之類也

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傳今觀朔嘗

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又有封太山

貴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平樂觀賦諸

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秘曰

顏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光曰朔

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壹其流風遺書

皆蔑然無或曰隱者也故問以為世稱朔矣

足觀也或曰隱者也故問以為世稱朔矣

隱者也○光曰宋吳本曰昔之隱者吾聞其

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曰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

語矣又聞其行矣而重易六爻箕子隱

於殷朝而為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

兮○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言隱道當如此七人者

秘曰聞其聖賢之言行○光曰言皆不然

或曰隱道多端咸曰或言隱之道多曰固也

或曰隱道多端

咸曰或言隱之道多曰固也

咸曰固實也

言隱道多端如朔者亦其一也

人隱也

咸曰仲尼亦然○秘曰易曰龍德而

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

賢言賢行不逢其

時賢者隱也

咸曰孟軻亦然○秘曰捨之則

賢也以不逢其時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故隱以避害耳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賢也以不逢其時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隱也

咸曰子貢仲連亦然。○祕曰有文而不遇者儒行曰言談者仁之文也。○光曰

朔談者耳不遇戰國縱橫之時故依隱玩世不足貴也。**昔者箕子之漆**

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

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曰彼猶為行道立教而于於時如楚狂箕子去而

隱以避害言隱雖有此數端而朔不可以及是。○祕曰此皆多端也。箕子為之。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而有聞著乎洪範接輿伴狂孔子下欲與之言而有聞著乎歌鳳是皆多端

之甚者而其道純正。○光曰二子皆晦迹以避害**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

遇聖人則自顯**也**咸曰言朔既不及此**曰應諧不窮正諫穢**

德由此四**應諧似優**似倡優。○咸曰應諧謂

倡郭舍人**不窮似哲**咸曰問則輒應如射覆

隱語者**正諫似直**蓋諫

出莫能窮者似智惠。○光曰**穢德似隱**

吳本哲作智今從李宋本**穢德似隱**欲知

上林斥董偃請焚甲乙帳者。○祕**穢德似隱**誰比

日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似峭直**穢德似隱**誰比

祕曰懷肉汗衣歲**請問名曰談達惡比**誰比

更娶婦似隱迹**請問名曰談達惡比**誰比

○祕曰朔之名也談也達也何為倫比談一

子謂朔談諧敬達
之人耳惡音烏

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

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步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

○咸曰言朔非夷曠而尚取容依約其隱玩

弄於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所比哉○光

曰李宋吳本皆云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

稽之雄乎按漢書具載揚子之言恐諸家脫
悞也今從漢書音骨言朔依託隱者以玩世

多智負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東方朔也

咸曰或以揚之短朔疑朔與惠同道故舉之

為請○祕曰朔既非隱則柳下惠降志辱身

言中倫行中慮豈非朝隱切曰君子謂之不恭

者也○光曰朝直遙切

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

餓顯不獨高祿隱未為下今發高下之談蓋

有厲乎素餐○咸曰揚以或人用朔比惠故

舉孟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惠益

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寧以伯夷

餓顯為高終以柳下惠祿隱為下故曰古者

高餓顯下祿隱猶奢寧儉易寧戒之義爾亦

賊也妄毀義之賊也

光曰譽音余下同仁以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妄譽仁之

毀譽加人是賊傷仁義者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誣乎同

流俗合乎汙世眾皆說之以為是而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

孟軻論之備矣○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徇

眾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誣謂所至之鄉喜造

謗訕使人或問子蜀人也請人祕曰問曰有

畏其口者蜀人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已顯仲

也李仲元名弘見秦宓傳○光曰人者蜀其

之賢人也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尤詳其

為人也柰何咸曰柰何曰不曰不屈其意不累其

身光曰遷良偽切不以爵曰是夷惠之徒歟

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若

鳳○光曰有清和之美而無隘與不恭之失從眾如是則奚名

而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如是則奚名

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

之絀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

禽即柳下惠也言夷惠得仲尼譽之曰王陽

名始聞○光曰與黜同惡音烏貢禹遇仲尼乎咸曰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

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捨同

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

卒禹後為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

則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遇仲尼乎○

光曰言王貢力學絜已而曰明星皓皓華藻

名者海內豈必遇仲尼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

之力也歟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

也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元光曰言仲曰皓皓

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見星著天而後天下

賢德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子欲自高邪君子

行德俟命而已○秘曰仲元之不仲元世之

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見者肅然敬聞其言

者慙如也咸曰言正故聞者慙然謹○光曰

觀其行者穆如也咸曰行温故但聞以德詘

人矣咸曰詘人者使人而從已德也○光曰

宋吳未聞以德詘於人也咸曰詘於人者以

光曰言仲元德能服人而未嘗屈節仲元畏人也咸曰言可畏敬○

心服而畏之○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使

孟賁皆衛人言其勇力亦人曰育賁也人畏

其力而侮其德咸曰非心請條問其目也曰

易二卷

二

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
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所
謂言不慚行不耻孔子憚焉如視不視聽不
○祕曰孔子之所畏憚之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八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九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君子篇

咸曰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

君子純終領聞

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祕曰君

子之道純而終之受其令聞○光曰領即定

切聞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

後世者以立蠢迪檢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

言不朽故也蠢迪檢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

於檢押○咸曰迪當訓為蹈履之蹈檢押猶

法度也言動必履蹈於法度○光曰檢押當



作檢押押旁開聖則秘曰則法則也○光曰

聖人法讓君子秘曰君子小人在人所為而已

是非立言之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

也咸曰問君子曰以其弼中而彪外也弼滿

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光曰弼般之揮

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

必有稱也咸曰般羿之斤矢精之至也君子

揮斤后羿之激矢猶如君子之言行素習於

證切稱者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

柔於義也剛仁愛人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

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或問航不槩衝不

齊有諸衝樓航不載齊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

周於小乎光曰言有大志曰斯械也君子不

械械器也航衝之器無所不施○咸曰君子

航衝無所不施反矣○光曰器械或問孟子

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咸曰允信也蹈行也言孟子於要言奧或曰德非惟苟且而知之亦能信而行之

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

異於孔子者也祕曰知所知之道○光曰以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

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也或曰苟卿非數家之

書悅也彈駁數家悅合於教○光曰宋吳本悅作脫今從李本音義曰悅佗括切

可至于子思孟軻詭哉譏此則乖詭○咸曰也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非子思孟軻此言非它數家則偶脫可矣至

于非軻伋則邪詭也○祕曰荀卿非十二子若惠施鄧析之徒則脫異聖人之道已至于

子思孟軻不異者也是苟卿之詭說也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

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異其戶同述一聖而之道而所見惟聖人為不異前聖後聖法制不能無小異

祕曰純牛玄駢白粹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

君子全德色純曰粹○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

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今苟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子孟亦不粹矣

○祕曰韓吏部曰大醇小疵此之謂歟○光曰宋吳本牛玄駢白粹作粹今

從李本粹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與粹同

易一卷九

三

三

三

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

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玉備

矣。咸曰隊衆也言玉之德衆乎不可盡形容之。秘曰淪猶澤也玩猶珍也廉稜也隊乎猶言垂之如隊其惟以德不可形狀。光曰玩當作利音完謂廉而不劇隊直類切隊與墜同謂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垂之如墜

小用之猶牛鼠也

使牛捕鼠雖大無施。光曰周而不泰謂禮儀周備

而無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

大海

秘曰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它人之道

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

漢

秘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而不返或向東者亦入沱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書曰嶠

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孔云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

用而非順正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

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

實錄不隱故可採擇。咸曰司馬遷

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而用之於劉安溺異端之痼者也故曰鮮取

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占淮南鮮取焉爾

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淮南鮮取焉爾

虛妄不可承信。秘曰太史公實錄猶如魯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光曰鮮息淺切空言雖辯博而駁雜迂誕可取者少必

也儒乎光曰聖道於是乎在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

○祕曰必也以儒為名乎內篇論道文麗用

寡長卿也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而寡於用

多愛不忍子長也其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

之學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

遷皆叙而錄之是多愛不忍也仲尼多愛愛

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光曰仲尼稱管仲為

為君子之類亦多愛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咸曰非

傳或人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之言愛奇

而雜故因駭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傳記之

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祕曰古者詩三

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日

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

曰甚矣淮南子長之傳言曰不果則不果矣

不果全於聖人之道也

苟非所能自可耳○咸曰言今人之不果純

於聖人之道者尚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

揚子卷六

五

夫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
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學之得其
雜說如左道之巫以鼓動其事惑夫衆者也
如淮南游仙化金之說鼓動末俗使其學之
非左道而何也○光曰音或問聖人之言炳
義曰天復本人作又並闕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
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吁者駭丹青初
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而益明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
多變也咸曰言五經支離萬事錯綜○祕曰
不可多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光曰聖
變也

物如天之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
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
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
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祕曰通之
者聖也習之者賢也○光曰行下孟切下同
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聖人之書
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咸
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顏閔具
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變然後有成聖多變
然後有倫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則
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

變○祕曰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

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為少也○

光曰言天之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

也祕曰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歸趣恐聖人率意而言故云多端○光曰謂問同答

異理或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

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

祕曰時有可否則礙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

于理咸曰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流雜者聖失其正理君子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

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好不自知而忘人之好物

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祕曰與何等

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

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

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祕曰禮退而退祕

則退義退日孳孳而不知勸者也光曰勸與卷同

當作退而進言不以祿位之進退務或曰進

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

進

後名而天下鮮儷焉

秘曰人不改其樂終日如

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進少有其偶○先

曰鮮息淺切儷音麗頰回在陋巷不苟仕好

學不倦是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秘曰

以退為進謂聖人不遁于世不離于羣是小必退曰必

則必退於道者何故小之○光曰揚子曰必

謂聖人不遁于世不離于羣是小必退曰必

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利苟退則慕偽名也

○秘曰輕於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失其正

進退者衆者君子也○咸曰猶仲尼之於魯也

○秘曰進之退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

行○秘曰進之退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

之惟禮義所在

等貴賤何如

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

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思各統其所言

如莊生之齊物者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懼乎

光曰莊列之論如是曰作此者其有懼乎

秘曰非聖人者無法懼有誅戮之責作此齊

易子卷九

聖人為囂囂

秘曰夫死生異理貧富殊塗貴

以道家遂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稱其齊一

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

故作此論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

而澤以疑眾殺○光曰懼謂有憂患不可避

龜鴻鵠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或問人言仙

者有諸乎祕曰秦皇漢武俱欲求之故問焉曰吁吾聞伏犧

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

城之北祕曰魯城之北孔子葬所也言伏羲葬於畢孔子葬於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

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祕曰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事

實者也光曰借使有仙亦如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或曰聖人不師

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仙人之於天下耻一日之不生光曰言聖人所以不學仙

者道不同故也聖人曰生平生乎名生而實

死也咸曰名惡名也實善實也言今之為仙者惡名存也善實死也如始皇孝武至

今為天下笑非惡存而善死者乎祕曰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

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光曰安或曰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

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

惟囂囂能使無為有咸曰仙本無也而虛生

逞者孰能祕曰囂囂然方士之虛語爾囂囂

囂之多則能使無為有也光曰多言之人

囂之多則能使無為有也光曰多言之人

喜妄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咸曰言無以

說曰無用有與無非問也咸曰謂之有謂之無

問為本無此理無而問也皆不當問問也者忠孝之問

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忠臣孝子惶乎

不惶惶暇咸曰忠臣蹇蹇於事君孝子汲

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或問壽可益乎曰德

事乎光曰惟修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

也咸曰言顏回冉伯曰德故爾咸曰庸以長

有德故不朽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

言復甚也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

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光曰顏冉之

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曰殘賊或壽曰彼妄

則斯命亦不能保也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

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

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

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

易一卷九

二

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

子修德以俟命不為殘賊而與得妄壽有生

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光曰君

為答也秘曰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

欺妄也彼問亦以長生為壽楊對終以不朽

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

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

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

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

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

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

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

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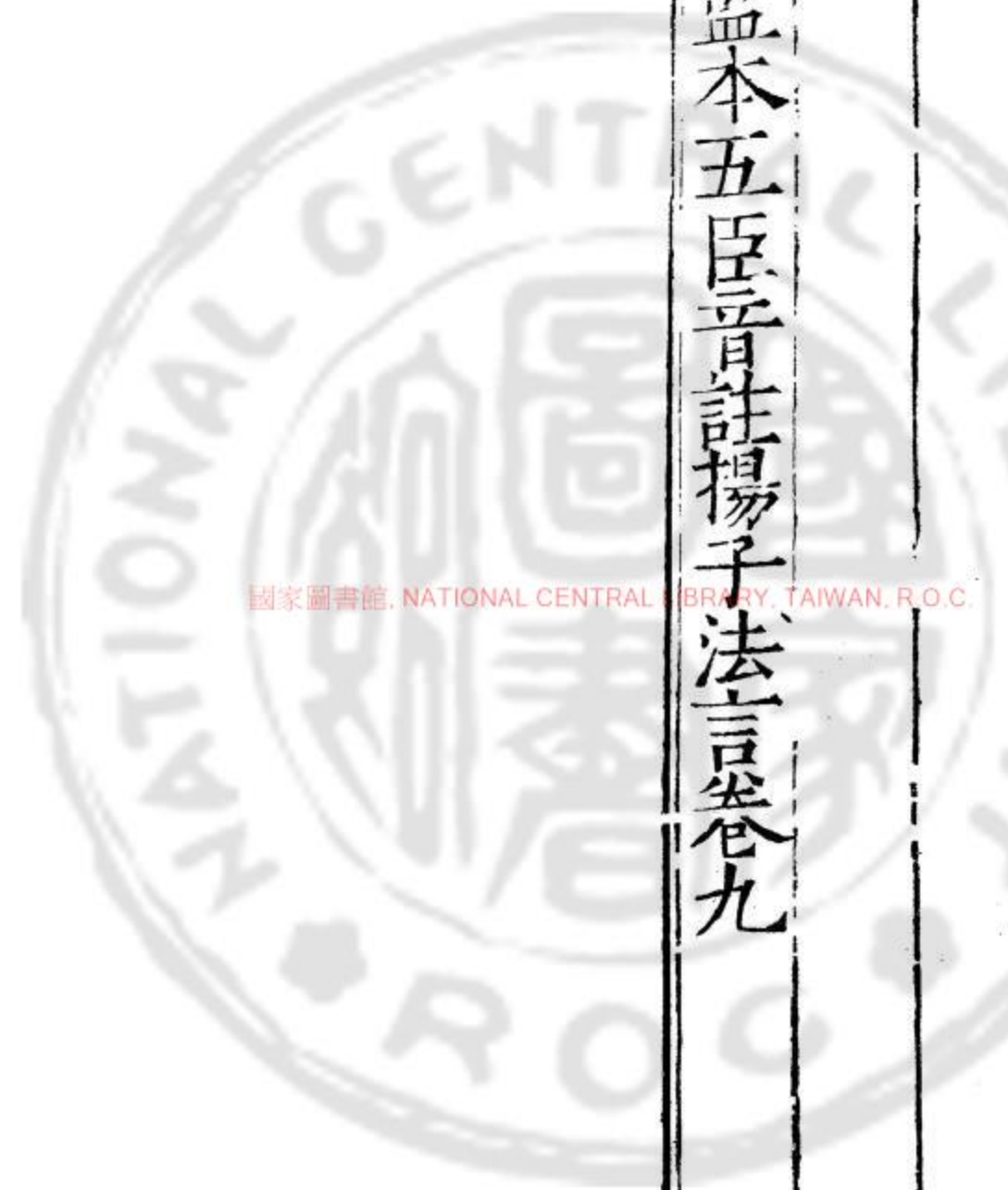
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

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

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

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
曰夫春生則秋殺陽始而陰終亦猶人也豈
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光曰天常春而
不秋日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
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
存諸已而後存諸人者言乎其真然後可
以訓物况乃其身之不論又安能論諸人哉
光曰盡誠於人曰忠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九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十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孝至篇

咸曰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莫全於終故啓之手足沒且誠焉豈易量哉法言始於學而終於孝理亦粹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

於四表之歡心

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孝治天下也。祕曰寧神奉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其道甚大。○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

公譏孝至秘曰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為其始

然鬼神之莫速於孝乎○光曰

論孝及至德因叙漢室之盛

孝至矣將欲言其義所以歎其一言而該光

至德要道○秘曰先王之至德無所不該聖人無以加之是至

德也○秘曰該備也○光曰父母子之天地歟

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父母子之天地歟

天懸象地載形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

父受氣母化成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

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足也言萬物取足

於萬物也○咸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

地疑脫其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異

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

天地也○光曰裕謂饒益優厚也揚子設為

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裕父母之裕不裕

矣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咸曰父

母雖為子之天地然俟其報與天地異也

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

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

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

揚子卷一

二

夫失所以孝不可得而父者事親之謂也曰祕

養之裕也曰祕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孝子愛日無須臾懈於心曰祕曰

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故孝子養親惟日不足孝子有祭乎有

齋乎祭嚴齋敬孝子之事夫能存亡形屬荒

絕者惟齋乎亡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在

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祕曰見其居

所嗜謂思是以祭不賓夫齋者交神明之至

而見之所為齋者禮記論之備而發斯談者有慨

乎時也咸曰祭不賓孝子盡精極思而

存夫親何暇乎賓之接也曰專乎所人

親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而不祭豨獾乎九月豨祭獸正月獾祭魚豨

之不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

若也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

無是父祕曰萬石君石奮少子建皆以馴孝

行謹官至二千石光曰言父子孝

謹相或曰必也兩乎祕曰言人必須父曰與

成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不得雙

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咸曰：子雲方論孝至而遽以萬石君父子與堯舜較短長，得非傷君臣之道，輕孝至之禮乎？曰：子雲之心，蓋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之道者也。何哉？天子之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其禮雖異，而其為孝一也。夫孝君行之於上，而臣行之於下，則四海莫不孝矣。四海皆孝，則忠臣得矣。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由是言之，子雲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亦明矣。有旨哉！子雲也。學者辨之。○秘曰：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為父而舜為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頑，雖有如無。○光曰：子有含菽，緼絮而致滋美，曰父子俱聖，尤美。○咸曰：子有含菽，緼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曰：含食也。菽

曰：言人有自含食，其菽緼被絮而能致滋甘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思以為孝，或非之以為偽，何如也。○光曰：緼絮於盆切，含菽非食，緼絮惡衣。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咸曰：言設有人讀之，三月不輟而歸，誰曰非乎？言亦可以為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儻乎不輟，則亦可為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已，不變是為儒矣。○秘曰：已欲孝，斯孝矣。已欲儒，斯儒矣。誰其非之。○光曰：服儒衣，讀儒書，經時不輟，斯亦儒矣。或曰：何以處偽？咸曰：問何以見其偽者。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咸曰：禮云：道不可斯之，無人則輟之。謂偽。○咸曰：禮云：道不可斯

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觀
之無入則輟而止之非偽而何君子耻之觀

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所視其所以觀其不為

名之名其至矣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而

彰至為名之名其次也力行近仁斯亦次矣

行為次也光曰畏惡或問忠言嘉謨曰言

名慕善名猶有所耻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光曰言不

正道佐其君或曰邵如之何咸曰邵猶繼也

者皆非忠嘉陶者如之何而可秘曰邵高也欲高之則

如之何光曰問稷契臯陶道高不可及奈

何曰亦勗之而已臯勉者當勗勉其道而已

庫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庫下也此所以微

王莽之將相者秘曰勗勉也庫下也言人

欲自高則勉行而已如其庫下而不能自勉

則秦儀鞅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其自足

也光曰庫音婢若嫌論太高而卑之則陷

入於祖詐矣堯舜之道皇兮秘曰夏殷周之道將

兮秘曰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

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

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代異者隨時之義

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

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祕曰以是為美大之次。○光曰皆盡美盡善。

或曰食如螳言精細也。○光曰皆盡美盡善。衣如華服文也。朱

輪駟馬光曰宋吳本於此有。金朱煌煌無已

泰乎祕曰受天子之金朱煌煌然無乃已泰乎。○光曰謂富貴者如此無乃泰侈。

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言當理也。不由其

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

半通之銅皆有秩畜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為泰矣。况滔天平。○咸曰綸青絲綬也。諸木註皆作青絲繩。蓋傳之誤也。○光曰綸古頑切。又音倫。李宋本通。

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

曰勉勉勵也。○咸曰能一勉而修則五得。或曰

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咸曰言

者能扛鼎揭旗夫智德亦有。曰百人矣。此力能之乎。○光曰揭渠列切。

便能德諧頑嚚諧和也。頑讓萬國。禹也。禪知情

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咸曰

與智形不測神惟聖人能形容之。謂百人乎。人

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咸曰此子雲黜力而尚德者也。○祕曰知天地之

情其形不可測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禋

豈百人可敵乎秘曰若順禋宜讀如媿爾雅曰媿媿安敢問也○光曰禋是支切又杜奚切又音支

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

順而安其上明而光其下堯之為君也順而安其上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

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秘曰明而光其下法天也順而安其上法地

也○光曰光謂能顯忠遂良安謂能順美救惡或曰聖人事異乎咸曰

言聖人亦以曰聖人德之為事秘曰德盛異

亞之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咸曰猶

修其德何見異而修德者末也咸曰猶太戊

異之也後修非上德矣故為之末焉○秘曰失本末

於常德災異乃見修而讓之事在末後本末

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或此之甚者必亡矣

不修其亡忽焉○光曰災異應天地之得斯

時君之德故以德為本異為末天地之得斯

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秘曰

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人與

萬物齊生而最靈者也班固曰夫人聰明精

粹有生之最靈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資生之

故曰得斯民業是故係

之一人也○咸曰言斯民之眾在得一人而

治之也○秘曰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入焉一

二

亂一人之得心矣

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為心。咸曰言

一人之責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所以亡矣。○秘曰五行

志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又曰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一人之得心矣。○光曰天地因

人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其道者在民也。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君之所以得其

道者在心也。吾聞諸傳。○秘曰傳記謂論語老則戒

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咸曰邵美也。○

老則不貪而有德彌高。是孔子之徒歟。○王莽

者雖聖人何以加焉。○或問德有始而無

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

光曰宋吳本作有始而無終歟。有終

而無始歟。音義曰天復本寧。曰寧先病而後

作愈。今從李本。孰寧寧為誰。曰寧先病而後

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篡之深故有先瘳

也。○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

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

治故曰小謂寡治衆也。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秘曰一人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

俊。○深識聖義是俊傑也。○秘曰秀穎德行之

謂洪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穎

穎於德行洪秀也○光曰知哲當為哲知言

者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

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君子動則擬諸事事

穎出於衆秀之大者也○君子動則擬諸事事

則擬諸禮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

子不妄其動乃據事而後動不偽其事乃據

禮而後事○祕曰擬成也君子不妄動動則

成於事事則成於禮擬一本作擬○光曰吳

本擬作疑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則度其事

之可否事則度○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

於禮為是為非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

羣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羣行之

羣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羣行之

羣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羣行之

羣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羣行之

羣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羣行之

宗德行也

咸曰謂由德而行

或問泰和問太

平和樂之道○光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

曰天下和平之至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

及詩温温乎其和可知也○咸曰言觀書

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

○光曰言千載之後觀其詩書猶温温然和

樂况生其世乎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

習治也○咸曰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齊

桓之時温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温亦亂也

齊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觀

齊之盛因而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

禮楚也。○祕曰：緼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邵陵。左傳無美之文。子雲據公羊而**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平言也。祕曰：習見治世之事，覩始亂則傷之。始亂謂幽厲之時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光曰：先儒多以為周道衰，詩習亂人本諸衽席，關雎作故，揚子以為始亂。習亂則**好始治也**。治。○祕曰：習見亂世之事，覩始治則好之。始治謂邵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懷至。○祕曰：漢也。事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之有德信能懷服遠

人。○光曰：允謂信及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四夷懷謂遠人來服。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矣。○祕曰：言漢德之盛，四夷來貢，信能懷遠矣。而歷世少及焉。此所以明漢興者天之本也。黃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萬里，大夏西戎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鞮北女未詳。或傳寫之誤。當言北鞮東女，匈奴謂漢曰若鞮。自曰呼韓邪。後見漢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哀帝建平四年，烏昧留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是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國。○光曰：鞮都奚切。鮮悉淺切。鞮蓋東夷國名。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芒芒女女國也。芒芒大也。

○咸曰猶唐虞之世○光曰李本芒武義璜

芒作荒荒今從宋吳本芒謨皇切

璜兵征四方次也咸曰如商周之代○祕曰璜猶言煌煌也以兵伐

四夷者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

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夷也○咸曰猾亂

言五霸六國然也○祕曰宗夷猶言夷族也

蠢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蹈

我邊疆而犯三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

次也○光曰蠢動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

侵騷動蹈藉天下之民辱國喪衆無次言麟

最下也此汎論王者御夷狄之道然也

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咸曰言帝世泰

和麟儀儀而馴

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祕曰泰和之百官

皆如麟鳳之時儀儀然有義師師然衆蓋其

至也○光曰儀儀師師皆和

整尚德之貌以喻德服四夷

咸曰桓桓嚴也言王世鷹隼飛飛攫撮急疾

以武戡禍亂嚴不失正

專為兵詐暴而欲殘未至也未合至德○咸

比之帝世泰和則皆未至也祕曰非泰和之

百官皆如螭虎鷹隼之時桓桓武貌飛飛然

鷲飛貌於其道未至也○光曰飛財干側

板二切桓桓武貌以喻用兵威服遠方

或

曰誦誦北夷光曰誦誦喧曉之貌

被純績

純績績畫○帶我金犀金犀金印

珍膳寧鋤

光曰績音會

易一六十一

銜其口也。咸曰：不亦享乎？嫌禮胡如此大言安然而饗珍膳。 不亦享乎？盛也。祕曰：諷 諷夷衆語貌。北夷南單于也。被我純績之衣裳，帶我金璽犀飾之劍，常珍之膳，以安然銜其口，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南單于呼韓邪願為蕃蔽，而漢賜之冠帶衣裳，黃金璽，太官御食之類。○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謂宣曰：帝以後單于朝服，漢以繒絮衣食，厚撫之。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言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祕曰：高祖圍平城，文帝不雪憤辱之耻，孝武亟興邊略，實為兵主矣。至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并禦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哉。○光

曰：為兵王者，謂高帝得天下之後，文帝武帝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龍堆以西，白龍堆也。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郡勞 王師漢家不為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為郡屬之漢家不為也。○光曰：鳥夷獸夷言其如朱鳥獸，邵勞王師漢家仁明之主，所不為。 厓之絕，捐之之力也。朱厓南海水中，郡元帝征之，賈捐之以為無異禽獸也。棄之，不否則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 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光曰：朱

厓島夷故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殷富明道阜盛

信義光曰行義致帝者之用光曰極成天地其事業

之化使粒食之民光曰粒食謂粢也晏也粢

采晏和柔○秘曰粢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實

然明盛晏然安和粢其福○秘曰民神之主也民之豐阜則神饗

其祀也○光曰此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遠夷爭

雄也天道勞功秘曰勞而成功或問

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日一日猶日日也曰

功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光曰載事是

也其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言於人事則

天為君四時行百物生以喻其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

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咸曰

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親之故於事則

逸然修德不暇日愈新之故於道則勞○秘

曰生萬物地也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

息也理萬事臣也而君道則勞矣以其修省

不暇也○光曰天則無為自然而萬物生成

君則垂衣端拱而百姓又安是其事逸也天

易

三

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為媚莽之

道勞也其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

則陰陽往來生生日新君則求賢訪道一日

萬幾是其

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咸曰

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親之故於事則

逸然修德不暇日愈新之故於道則勞○秘

曰生萬物地也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

息也理萬事臣也而君道則勞矣以其修省

不暇也○光曰天則無為自然而萬物生成

君則垂衣端拱而百姓又安是其事逸也天

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為媚莽之

道勞也其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

則陰陽往來生生日新君則求賢訪道一日

萬幾是其

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咸曰

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親之故於事則

逸然修德不暇日愈新之故於道則勞○秘

曰生萬物地也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

息也理萬事臣也而君道則勞矣以其修省

魚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已前之美爾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也揚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理忠教於後世言藏天地而無漸教關百代而不耻何遜媚之有乎○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咸曰成王幼太甲昏勢亦殆矣然周公居叔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卒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舉其可取不取之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則子雲之罪莽亦大矣○祕曰自周公以來未有如王莽而謂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止於阿衡明其篡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止也班固曰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主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以伊周為言○光曰法言之成蓋當平帝之

世莽專漢政日比伊周欲興禮樂致太平上以惑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已者進異已者誅何武鮑宣以名高及禍故揚子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也當是之時莽猶未篡人臣之盛者無若伊周故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也或曰揚子為漢臣漢士不能死何也曰國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義也向使揚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地莽篡國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柰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已則可以知其難矣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為仕莽而不去曰知莽將篡而去者龔勝是也莽聘以為太子師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隱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或曰揚子

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賤思富
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
猶為桓溫陶胡奴所劫僅以敏捷自免况揚
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
及莽莽能無耻且忿乎此杜預所謂吾但恐
為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汲汲於富貴
不戚戚於貧賤始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
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薰賢同官當成哀平間
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
雄三世不徙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
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
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
則必為莽佐命不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
在劉甄之下矣

其庶矣乎

言人民衆多富盛也○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

半耳○咸曰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
知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
觀莽之強篡而立復暴殲如是天下思漢德
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
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年光武果定豈非驗
乎○秘曰子雲上稱漢德之允懷中言王莽
之不正下言漢載之中天是觀民思漢德莽
為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
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
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以
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聖人之徒歟漢高祖
元年至孺子嬰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
莽稱建國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二百
百一十二年○光曰庶者庶幾於治也辟靡

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

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

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

美唐虞之世也。咸曰勉當為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靡學校禮樂與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措刑辟之未措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邊之役則唐堯如矣。○秘曰漢之中天惟是盛德之符設使行辟靡校學禮樂與服之事復其井田象刑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之治矣。夫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光曰容為之容飾表表其尊卑役用也用唐堯故事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